

28-7



文庫 17
W137
7

櫻山文庫



杜詩闡卷二十五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夔州詩 大曆元年秋至二年春

○詠懷古跡五首

五首皆夔蜀古跡詠懷古跡考有懷古跡詠之也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二句三峽樓臺淹日

月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

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鄉關六句申明支離漂泊之由結以庾信自况

杜詩闡 卷二十五

010185186909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吉氏寄

懷東... 東北齊趙諸州我少年曾遊其地今一... 塵... 難問矣蜀在天地西南漂泊於此夫豈得已... 南... 映我今漂泊一若三峽日月可以久淹者西南... 有... 我今漂泊一若五溪雲山可與其處者... 由... 東北支離耳追維亂原始於祿山當時明皇以... 祿... 不足患不知其事于終成無賴東北支離職此... 故與... 山故鄉豈不思歸無奈詞客哀時未能即還西... 南漂泊長此安窮也古詞客哀時者莫如庾信信遭侯... 景亂奔江陵居宋玉宅其平生意况最為蕭瑟至暮年... 動鄉關之思托諸詩賦我情同庾信今日亦聊借詩賦... 一遣旅懷而已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以上可知者江山第宅空文藻。雲雨荒臺

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以上可知者

懷宋玉。宋玉九辨首章曰悲哉秋之為氣又曰草木搖落而變衰亦哀其師屈原被放夫職也此意惟我深

知耳屈原... 夫宋玉可知者悲秋之情乃宋玉可疑者作賦之指彼高唐神女兩賦宋玉文藻亦宋玉夢思也今江山故宅文藻不過托之夢思不知宋玉者以為真宋玉夢思喜而形諸文藻最可異者楚宮已泯滅矣至今舟人過此猶指高唐神女之遺跡疑當年果有此事夫為師悲秋之意我深知之為君諷諫之指到今疑之疑之可和者人未必知事之無可疑者竊竊然疑之獨宋玉然哉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伴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六句明妃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二句

明妃。荆門一路巖壑爭趨山川明秀麗人誕焉明... 也。世傳明妃村至今尚在向使不入深宮長為村... 則春風之面寧到紫臺夜月之魂不留青塚不幸... 王長之村長辭矣青塚留生長之村不堪回首矣

識亦何至有紫臺之去乃元帝草草按圖不復辨其真
當年環珮之聲不出深宮亦何必有魂歸之事乃明妃
死不忘漢惜漢家不贖之生前月夜之魂亦空歸耳凡
此皆明妃所怨恨者此怨恨之情明妃不能自陳猶賴
千載下詞客騷人憑弔追賦如明妃怨明妃曲諸樂府
其怨恨之情分明傳出使當年始為漢之意亦不至
滅沒也○琵琶本胡樂明妃未嘗有彈琵琶出塞事惟
石崇王明君辭其序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
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爾也曰送明君亦爾
者送者自彈琵琶耳石崇辭曰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
榮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殺身良不易嘿嘿以苟生
苟生亦何聊積思嘗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石
崇體明妃意以為琵琶詞其中怨恨歷歷分明故曰分
明怨恨曲中論按明妃傳呼韓邪死其前闕氏子代立
欲妻之明妃上書求歸昭帝勅
令從胡俗環珮空歸公非虛語

蜀王窺吳幸三峽此發感在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

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

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公自注殿今為一

體君臣祭祀同

懷先王當年蜀王幸峽本為窺吳之故豈料喪師後
即崩永安先是蜀王為陸遜所敗於秭歸步還魚復改
為永安崩亦於此良可歎也當蜀王伐吳時魚復秭歸
之地連營七百里旌旗蔽空今翠華何在但想像於空
山裏耳玉殿何在亦虛無於野寺中耳然杉松之上水
鶴猶巢伏臘之時村翁尚走况武侯祠屋近在宮東雖
翠華杳渺玉殿虛無瞻仰武侯君臣如在其祭祀亦一
體不廢也○先王以孫權襲關羽東征三吳為吳將陸
遜所破當時孔明遂有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征之
語胡致堂亦言之漢主與關張久要深契關為吳所擒
若不報仇君臣之分不終矣然命將出師可也乃以萬
里之主持敵踰年卒為後生新進所圖况吳蜀唇齒不
可相圖此詩窺吳二字便見
山師非正詩意深痛之也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孔明六句

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孔明二句

孔明三國多人才。惟諸葛為漢宗臣耳。遺像清高。今想見當諸葛居南陽時。吟梁父名臥龍。其清高。致飄飄然如孤雲野鶴。迥出塵表。至先主三顧許。雖然綸巾羽扇。清高之致。始終不改。三分割據之籌策。未出草廬而已定。既而從容展布。不出乎此。人見其為。豈知有無容急者。斯人也。其為清高。真雲霄中一人。與不獨非張子布。魯子敬可及。并高于崔州平。龐士元。一。等擬之於古。殆伊呂非蕭曹也。諸葛以管樂自况。謙也。陳壽以蕭管亞諸葛。妄也。夫諸葛以伊呂才。指揮天下。何難西滅魏。東破吳。蕭曹何足比數。惜乎。指揮未定耳。大抵可為者。人難回者。天欲成者。志不可必者。運諸葛亦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料。蓋大運已移。漢祚難復。志雖決。身已殲。軍務之勞。聊報先主於地下云爾。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四句總挈

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

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為之

三。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逸

氣感清識。以上詠草書楊公拂篋筭。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

不獨觀酒德。四句見示

之生也。草書散落。珍惜尚少。斯人亡。秘難得矣。一見。可悽愴生矣。但覺悲風起。微綃之間。古色觀萬里。耳。其筆勢之動。如羣玉鏘鏘。而搖曳其筆勢之直。如羣松落落。而挺節其筆力。聯絡若連山。蟠於楮上。其筆力。放若溟渤。漲於行間。有練即書。何其勤也。臨池盡墨。何其酒也。當其壯年。止以俊拔為主。及乎晚歲。更覺精

凡畢出張旭以前有王羲之羲之而後但有旭耳旭莫
八為東吳精稟東吳之逸氣作龍蛇之草書凡且清談
莫不感動而公為寢食都忘也夫旭之草書多於醉
後醉後能書是亦酒德然使人珍重者誠念揮毫之妙
耳豈但觀其酒德以醉而能書為神哉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近時馮紹正能畫鵞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四句

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疾禁千里馬氣敵萬人將四句

鷹憶昔驪山宮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當

時無凡才百中皆用壯六句粉墨形似間識者一惆悵

畫鷹二句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為君除狡兔會是翻鞞

上四句

若得真傳此扇上鷹其姿矯異各目殊絕其心清絕各
有所向以擬其疾千里馬禁而不前以言其氣萬人將
差堪與敵畫鷹如此因憶真鷹明皇太平時常於冬十
月幸驪山較羽獵時寧王有高麗赤雁尤俊異常置駕
前當時天子神武左右總非凡材故用此英物一搏一
擊如狡兔之類盡殺乃止今畫上鷹彷彿似之乃回首
驪山風雪處含元移仗無復昔日徒然摩挲粉墨何益
之有所以然者世屬干戈遊幸少暇豈無真骨老於崖
間彼山中狡兔未嘗絕也真骨雖老其為君搏擊心未
嘗忘但淪落巖崖力何由用必也置諸韝上親近至尊
乃能翻騰而起為君除狡兔不難也惜乎不遇先帝坐
令真骨埋沒今日但於畫圖間挹其英姿猛氣哉○此
詩結四句即公進鵬賦中語莫試鈞距空迴斗星衆雛
倘割鮮於金殿此鳥已將老
故巖局皆是自傷不見試也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

去水絕還波洩雲無定姿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離別

重相逢偶然豈足期

六句泛言別離

送子清秋暮風物長年悲

二句

送楊

豪俊貴勲業邦家頻出師相公鎮梁益軍事無子遺

解為再見今用才復擇誰况子已高位為郡得固辭難拒

供前費慎哀漁奪私于戈未甚息紀綱正所持以上泛舟勉之

巨石橫登陸草露滋

二句赴蜀

出門日易久當念居者思

二句

去水不還洩雲難定人生聚散猶是耳今日送子往蜀也當暮秋風物蕭條雖長年舟子習於江湖者亦愁絕也豪俊不然蓋豪俊以勲業為事者正值邦家多故相公坐鎮於此子往赴幕陳蕃之榻必為子解雖子為殿中秘監其位已高此行倘擇為郡守無須固却蓋以軍事孔亟供給難違乘勢侵漁所當嚴絕况郡守方面紀綱在焉欲靖干戈尤當整肅子若辭郡守二事將誰望也子行矣此去水路則大石阻礙陸行則草露沾衣此皆風物堪悲者出門之人歲月易馳在家之人懷思獨切行矣楊子志我言哉○此章要言只難拒供給費四

每句其性不遠也夫崔旰本漁奪所得之物鴻漸不拒公于揚赴幕曰難拒供給費慎哀漁奪私為鴻漸言也崔旰殺主帥謀叛紀綱掃地鴻漸至成都但接以溫恭無一言責其干紀紀綱可知公于揚赴幕曰干戈未甚息紀綱正所持亦為鴻漸言也司馬勝之拜漢嘉太守固讓不之官故詩中有為郡得固辭句

孟冬

雲安夔州居南方天時氣候都異公作月令詩獨多如十二月一日七月一日七月三日九月三十日十月一日立春孟冬以至或雷或雨或熱或雪或苦寒無不詳記所謂甲子西南異也

殊俗還多事方冬變所為破柑霜落爪嘗稻雪翻匙二句承變

所為巫峽寒都薄烏蠻瘴遠隨二句應終然減灘瀨暫喜息

蛟螭結挽多事意

夔為殊俗蜀亂未平人還多事今值孟冬天時又轉物
變所為破柑作酸之味一變矣嘗稻作甘之味一變矣
地氣不然入冬而峽寒獨薄雖寒而蠻瘴偏隨惟是瞿
唐之水交冬而淺蛟螭之類水淺則徙是亦可喜者灘
瀨滅蛟螭息為干戈靜盜賊
滅之象還多事者終無事與

悶

瘴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

悶之由

卷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

景在

猿捷長難見鷗輕故不還

悶在物

無錢從滯客有鏡巧

催顏

境在

西來三蜀瘴癘都浮南去百蠻風雲為暗悶矣此際捲
簾一望只水此時隱几所見惟山夫白水青山本娛人
之景心有所悶則雖門迎白水坐對青山無非添愁導
恨之物庶假猿鷗以釋悶乃猿自捷也何處攀援而長
不見鷗自輕也何方遊戲而故不還一捷一輕無滯使
然我則欲去而客裝終澀未老而青鏡如催既愧猿鷗
雲為緣悶安得遣與

雷

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龍蛇不成蟄天地劃爭迴

二句滄江

十月

却碾空山過深蟠絕壁來何須妬雲雨霹靂楚王臺

四句巫峽中宵動

山本靜物夜亦靜時今巫峽中宵動者則以滄江十月
雷也月令仲秋雷乃收聲蟄蟲坏戶十月雷非無故者
因而龍蛇之蟄者亦驚而不能成蟄十月為天地閉塞
時雷復出地則天地不安於閉塞而劃然爭回轉行夏
令巫峽動何如其聲前而復後却碾空山其勢去而復
來深蟠絕壁彼雷能散雲雨者意妬陽臺雲雨為此霹
靂耶竊恐不為此也○十月辛卯燁燁震電小雅誌
皇父之亂當時元載即皇父滄江十月雷五字紀異

朝二首

清旭楚宮南霜空萬嶺含二句朝景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

俊鶻無聲過飢鳥下食貪四句朝景病身終不動搖落任

江潭以感歎結

孟冬日行北陸朝旭宜在楚宮南日出霜空氛陰都盡故楚宮以南萬嶺皆含清旭此時朝景中野人喜日出而身獨往野人有事而動也雲木向日出而影相參雲木無情亦動也俊鶻當日出而思搏擊鶻之乘時而動也飢鳥見日出而尋稻梁鳥之及時亦動也獨我病身終不能動江潭搖落奈朝景何

浦帆上聲晨初發郊扉冷未開村疎黃葉墜野靜白鷗來四句

礎潤休全濕雲晴欲半迴巫山冬可怪昨夜有奔雷四句

雨朝

浦帆初發者夜向晨也郊扉未開者晨猶冷也村落蕭疎黃葉無風自墜野靜寂歷白鷗趁曉先來此時巫望歌候也欲半回疑其又雨蓋冬行夏令昨夜奔雷陰晴未定耳

南極

南極青山衆西江白谷分南極古城疎落木荒戍密寒寒

南極歲月蛇常見風飈虎忽聞近身惟鳥道殊俗自人羣

南極驛睨登哀柝蜚弧照夕曛亂離多醉尉愁殺李將軍

南極時事

夔為南極此地關塞極天青山獨衆其西江漢水與大江合流處至白谷始分此青山白谷間公孫所築白帝城古矣落木蕭疎峽口所設屯戍處亦荒矣寒雲密布此古城荒戍間有蛇焉蛇偶見則易禦常見則難禦有虎焉虎習聞則易防忽聞則難防不獨蛇虎近身之地無非鳥道殊俗之類自為人羣况時值亂離聽哀柝覽

盜弧計此時惟醉尉得志耳夫豈故李將軍之時夔地尚可居否

晚

杖藜尋晚巷炙背近墻暄人見幽居僻承吾知拙養尊起

朝廷問府王耕稼學山村歸翼飛棲定寒燈亦閉門結挽

巷無居人杖藜尋之墻有餘暄炙背就之居何幽也似此幽居人見為僻我意不然但知拙養為尊也朝廷之事非我所知山野之夫惟稼堪學蓋非府王而與朝廷為不安於拙本山村而習耕稼所養為已尊此時身已定棲人當知止燈寒門閉回首杖藜炙背處晚暄之在哉○楊惲南山之歌譏刺朝政不免禍患朝廷問府王

西閣夜

恍惚寒山暮透迤白霧昏山虛風落石樓靜月侵門西閣

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村時危關百慮盜賊爾猶存所感寒日下山忽焉已暮日沉霧起一望皆昏霧密則風生木脫山空風落石而難遏霧散則月出夜靜樓虛月侵門而不避况風聲所傳直聞擊柝之子月色所照恍見無衣之村既憐擊柝又念無衣顧此時危百慮交集無非為爾盜賊故盜賊一日不滅擊柝者何日休無衣者何日遂生嗟爾盜賊至今尚存耶

月圓

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扉委波金不定承動照席綺逾依

承當未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二句故園松桂發萬里共

清輝二句月圓人未圓

月孤矣幾人對此覺當樓滿耳直使寒江之色亦動樓扉孤月當樓樓中有月矣寒江動扉樓中有江矣樓中有江委波不定月波與江波相映也樓中有月照席相依金波與綺席一色也凡此皆圓之故圓則未缺空山

靜圓復高懸。列宿無光乃月雖圓。人未歸也。松桂無依。清輝徒共。所謂孤月彌形其孤。然則月圓不轉怪其哉。

中宵

西窗百尋餘。中宵步綺疏。點中宵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

擇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中宵所見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

中宵所感

閣峻百尋綴以綺疏。我中宵散步其處。適見流星過水。其光在水而水為白。月落動沙。光已去沙而沙為虛。此時擇木棲者為知幾鳥。幽鳥非凡鳥。此時潛波底者是得所魚。巨魚非凡魚。人處亂世。當如魚鳥。未識西閣。是擇木潛波處否。乃親知契。潤兵甲無書蕭條至此也。

不寐

瞿唐夜水黑城內改更籌駢駢月沉霧輝輝星近樓所聞

氣衰甘少寐。心弱恨容愁。多壘滿山谷。桃源何處求。不寐

所感

夜深矣。瞿唐水黑城內更移於時。月沉於霧。駢駢如無星。近於樓。輝輝若逼。何以不寐。氣衰故耳。氣衰自然不寐。老至使然。我所甘也。亦愁多故耳。心弱何以容愁。世亂使然。我所恨也。當此四郊多壘。直滿山谷。縱有桃源何處尋耶。

鷗

詠物七章。於鷗賞其遊戲。於猿戒其用奇。於黃魚惜其長大。於白小憐其細微。鹿不能善藏。鸚鵡聰明而自損。雞不能遊方之外。皆假物說法。

江浦寒鷗戲。戲守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貫下

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蕭

江浦寒矣鷗戲自若一戲而外更無他意其樂趣亦自饒矣鷗戲何如鷗有玉羽戲而時翻却思翻者翻得有還見落浦及其風生一任飄江似此滄海之上其羣不一游戲之趣當無日不然也○春苗當是青苗夔有青苗陂公夔州歌北有澗水通青苗晴浴狎鷗分處處

猿

裊裊帝虛壁蕭蕭挂冷枝艱難人不免隱見爾如知四句美其

幾知戒其慣習元從衆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四句

戒其

猿聲啼壁未見其形先聞其聲隱矣猿身挂枝既聞其聲旋現其形見矣夫人處世不免艱難所以踟躕隱見出不輕出處不竟處彼猿有何艱難乃時隱虛壁時見冷枝一似知隱見之幾者夫帝壁挂枝難矣猿由慣習然用奇未可恃倘恃便捷至騰前林父子不保悔之晚矣○國策環山者三騰山者五故曰騰每及父子相離如桓公入蜀至三峽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攀崖哀號齊武帝出景陽山見一猿悲號問丞此猿何意答曰猿子前日墜崖死其母求之不見耳此父子相離之類

黃魚

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筒筍

相沿久承首風雷肯為神承次泥沙卷涎沫回首怪龍鱗

申足上意

巴俗黃魚出浪日新者蜀人嗜魚也如何脂膏兼以飼犬雖曰長大其如身不為人容何夫日出浪則筒筍取魚相沿已久長大不容則風雷雖神孰為爾神犬抵風雷原肯變化夫物特不能為塊然長大如黃魚者亦變化之甚者或槁死泥沙并不為筒筍所見取回首龍鱗反怪其變化之神速亦已愚矣○此詩即公鵬賦中

謂鷓鴣之屬莫益於物空生此身長
大如人味不足珍之意皆指庸流也

白小

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
露水族風俗當園蔬入肆

銀花亂傾箱雪片虛六句生成猶拾卵
盡取義何如結

白小為魚雖則細微羣分一命二寸之質分定天然夫豈不欲變化於二寸外而不可得是即命也似此細微空露水族庶幾安命乃可免取無奈風俗不然何以細微比諸園蔬而入肆如花傾箱若雪矣彼生成之道拾卵保生此白小之魚盡取忘義何夔俗之貪耶黃魚以長大不容白小以細微盡取物不幸生夔大小皆不能自全如此

麋

永與清溪別蒙將玉饌俱無才逐仙隱不敢恨庖厨四句

亂世輕全物微聲及禍樞衣冠兼盜賊饕餮用斯須
麋生清溪可與長年何至永別一別清溪真成永訣矣夫被繡入廟不如曳尾泥塗麋舍清溪借玉饌人為麋幸不知其身供刀俎亦已久矣麋亦何樂蒙此寵將為彼鹿麋類耳鹿有才能常隨仙隱麋惟拙劣命懸庖厨亦何恨之有獨是處此亂世已輕全物欲自全者計惟黑足容耳麋不能然庖厨之禍又焉能免今日衣冠盜賊同一饕餮以我微軀供彼七箸麋真昧於保身矣○永與清溪別語甚悲痛揚雄投閣陸機入洛皆是亂世輕全物此管寧遼海龐公鹿門欲為天地間完人耳

鷓鴣

鷓鴣含愁思聰明憶別離翠衿渾短盡紅嘴謾多知二句

明未有開籠日空慙宿舊枝二句寫愁思
世人憐復損何

用羽毛奇二句感歎

雞
取材於此
思憶別離
遠慕哀鳴感類放臣屢歎棄婦歎歎感生平之遊處若
又復遭損安用此翠衿紅嘴為聰明未嘗不憐妬其羽毛
之籠中故巢終遠世人愛其聰明未嘗不憐妬其羽毛
刃耳雖有翠衿不覺渾短為侍紅嘴翻惜多知而况閉
雞

雞

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殊方聽有異失次曉無慙二句

雞之問俗人情似充庖爾輩堪二句失二句然氣交亭育際巫峽漏

司南二句解失

雞有五德三號後日此常度也殊方聽之往往失次失
次而曉雞無慙哉彼物情猶人情殊方之人情有異雞
何獨不然既已失次不足司晨以之充庖何辭之有雞
然雞有五德何至於此或者入冬節氣正交亭育司南
不足為雞咎矣

昔遊

昔者與高李公自在李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

雲來桑柘葉如雨飛藿與徘徊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

以上叙昔是時倉廩實洞達寰區開猛士思滅胡將帥望

三台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

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肉食三十萬射獵起黃埃以上

遊時隔河憶長眺青歲已摧頽不及少年日無復故人杯

賦詩獨流涕亂世想賢才有能市駿骨莫恨少龍媒商山

議得失蜀主脫嫌猜呂尚封國邑傳說已鹽梅景晏楚山

深水鶴去徘徊麗公任本性攜子臥蒼苔

以上昔遊所感

我天寶初載客遊交州與高李兩公同登單父臺上遠見寒蕪直際碣石夫碣石在薊而寒蕪遠際則風雲來萬里矣於時桑柘落飛藿亂清霜隕禽獸號秋氣悲哉猶幸國家全盛倉廩實寰區開明皇開邊之心正侈故猛士貪功名者皆思滅寇邊將入相之路未杜故將帥邊功盛者咸望三台倉廩實寰區開明皇開邊之心正侈故猛士貪功名將帥得入相駕馭大權亦得矣惟時祿山已為范陽節度使幽燕用兵邊事日壞竭粳稻以供漁陽泛雲帆以給薊北祿山部下肉食者號三十萬每射獵黃塵四起然則我遊交州登單父臺時隔河長眺所見寒蕪際碣石者即此幽燕處哉我當青歲顧此時事志便摧頽不復思有為也况今老大故交零落惟有憶昔揮涕撫今懷才耳大抵太平之世不見賢才禍亂之餘便思嶽降今日高李雖逝豈無駿骨龍媒如商山四皓出定儲君者如南陽孔明起扶蜀王者如呂尚垂暮建功名封國邑者如傅說致主奏鹽梅成中興者乃竟楚山日暮水鶴高飛哉我本麗公性耽借隱縱未能攜妻採藥遠赴鹿門亦且挈子固窮蒼苔長臥矣他何慕焉

○商山等句應指李泌當歸宗即位蓋武時得未定李泌謂位雖即凡事須待上皇歸得失遂定及肅宗表請上皇語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泌謂如此上皇不歸矣已而表至上皇欲不歸是上皇有嫌猜也李泌易表至上皇喜乃還嫌猜盡釋故曰商山議得失蜀主脫嫌猜至上皇奔蜀唐人多以蜀主比之當時靈武扈從功臣皆封國邑如呂尚而晉爵八相者如傅說故曰呂尚封國邑傅說已鹽梅李泌辭歸衡山歲久不召公蓋傷之故曰景晏楚山深水鶴去徘徊公亦扈從舊臣不蒙介推之賞諫垣不終旋見放逐自安麗公已耳故曰麗公任本性

寄村位

公自注頃者與位同在故嚴尚書幕

寒日經簷短窮猿失木悲
 峽中為客恨江上憶君時
 天地

身何往風塵病不辭
二句承峽中為客恨
 封書兩行淚
灑灑新詩

我年彌促寒日短矣嚴公長逝而我無依窮猿悲矣所
由天涯作客重有峽中流落棲遲江上轉憶與君同在
嚴幕時也我峽中為客則天地雖大一身何往風塵失
足老病安辭我江上憶君既封書述為客之情復題詩
志在幕之痛聚散存沒之感一時交集子念此否

送鮮于萬州遷巴州

鮮于名吳仲通子往公上仲通詩有
鳳穴雛皆好句今遷巴州者亦一也

京兆先時傑琳琅照一門提鮮于朝廷偏注意接近與名

藩州遷巴祖帳維舟數寒江觸石喧看君妙為政他日有殊

恩送四句

爾翁人傑曾官京兆尹而况父子六人皆有令聞琳琅
盛矣所以朝廷注意今日子由萬州遷巴州獨與鄰近
之名藩一時送行者祖餞客多維舟日久寒江水落觸
石聲喧我獨為君進一辭曰看君妙為政夫吏治以政
何難復踵其休哉○按仲通長於吏治子能繼之萬州
碑載鮮于吳政績甚詳宜有妙為政句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要二句期匣琴虛夜夜手板自朝

朝金吼霜鐘徹花催蠟炬銷早鳧江檻底雙影謾飄飄六句

寫不到情景

我前問子得來宿之訊直至三度相期而不到意必欲
索我所期之故以不到要我耳子不來我貯匣琴而待
知已虛夜夜矣子不來子在手板而迎上官自朝朝矣
我之匣琴既虛夜夜所以金鐘之吼徒徹霜天花蠟之
催空銷炬影不見子來同宿也子之手板既自朝朝所
以江檻之際不見王喬早鳧之浮但有鳧影虛疑是子
而所期勿踐也子心忍矣

西閣曝日

凜冽倦立冬負暄嗜飛閣

二句義和流德澤顛頊愧倚薄

毛髮具自和肌膚潛沃若太陽信深仁衰氣歛有托欹傾

煇注眼容易收病脚

以上曝日之樂

流離木杪猿翩躑山巔鶴朋

知苦聚散哀樂日已作即事會賦詩人生忽如昨古來遭

喪亂賢聖盡蕭索胡為將暮年憂世心力弱

以上曝日所感

此冬凜冽登閣懶矣惟是閣西日東能納朝旭偶愛於此一曝耳彼司立冬者顛顛溘溘之氣附着逼人今負一照窮陰無色其理然也於時毛髮融和肌膚沃若雖閣上傾欹有煩注眼然衰氣有托病脚可收負暄之可嗜如此但自顧流離何異木杪之猿自顧蹢躅有類山巔之鶴而况朋知落落哀樂無常雖偶爾事緣情賦詩乃轉盼之間便成陳跡豈獨我也古來聖賢大率如世豈復我事哉

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

二句刺繡五紋添弱

線吹葭六琯動飛灰

承冬至陽生

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

欲放梅

承春又來

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掌中杯

二句小至之感

天時與人事相因日相催而未有已就冬至言之纔陽生春又來也不見綵絲量日短線為添玉琯吹溫死灰亦動陽生如此岸柳之容有情待臘山梅之意故欲衝寒春又來如此今日書雲物志休咎未嘗有殊乃舉目山河鄉國則異何以遣此掌中有杯教兒且覆度此佳辰云爾

縛雞行

夔人於物忍矣黃魚以長大不容白小以細微不免麀供養餐雞入庖廚歷觀公詠物諸作無非為夔人說法

縛雞一章
亦是指點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二句家中厭雞食蟲

蟻縛雞之故不知雞賣還遭烹縛雞之感蟲雞於人何厚薄我叱奴

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四句說法

蟲雞之類大小已分愛蟲棄雞蟲何厚雞何薄况愛蟲而雞還烹是以愛蟲故烹雞人情溺小害大大率類是

叱奴解縛使蟲雞得失自還蟲雞於蟲不任怨於雞不任德注目寒江獨倚山閣天下皆可作蟲雞觀我心何必存蟲雞見也曹操謂呂布曰縛虎不得不急縛急二字本此

玉腕騮公自注江陵節度衛公馬也

聞說荆南馬尚書玉腕騮點玉腕騮頓驂飄赤汗跼踏顧長楸

胡虜三年入乾坤一戰收四句舉鞭如有問欲伴習家池

寓感

荆南有名馬相傳是衛尚書玉腕騮也我聞此騮當其休息飄汗如珠有時在厩望途思騁其勇如此尚書乘

以禦敵雖安史之患頻年未靖乃乾坤之大一戰已收固尚書之雄才亦此騮之神駿今日時平亮無舉鞭問

者倘有問及此騮久伴習池亦知其有老驥千里之思否○詩意似諷朝廷不用伯玉以平蜀亂結二句可見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

得王以為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鶯飛避暖勁翮

思秋之甚渺不可得請余賦詩二首

雲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題中勁翮思秋毛骨有異在野只

教心力破於人何事網羅求題中羅者久取竟未能得一生自獵知無

敵百中爭能恥下講題中渺不可得鵬礙九天須却避兔經三窟

莫深憂

將鵬兔伴結

此鷹起時飛白雲止時立白玉真白鷹也惟勁翮思秋故奇毛不惜恣意遠遊似此奇毛弋人雖慕但教心力破耳况高飛遠舉思網羅求之哉凡鷹之獵必待招呼獨此奇毛恥因人以立功一生自獵信乎無敵故不獵則已獵則百中爭能競勝不屑下韉以受制於人特立有如此者莫大於鵬其翌垂天見此奇毛亦須退避至禿其小者三窟既避何屑搏之更不必深憂也已○下講者必不能自獵呂布所以遭急縛自獵者必不肯下講關羽所以辭曹公

黑鷹不省人間有度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搏風超紫塞玄

冬幾夜宿陽臺

四句寫其黑

虞羅自覺虛施巧

題中久取竟未能得

春雁

同歸必見猜

題中驚飛避暖

萬里寒空祇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結還毛骨有異

黑鷹亦人間所有此獨有異翮從北極度海來者凡鷹之翮必矯其翅此獨正翮惟正翮毛骨有異皆見矣當其搏風遠超紫塞從北極而來至於玄冬夜宿陽臺非人間所有豈無虞人百計籠絡其如巧為虛設亦有春雁不勝疑忌要之猜亦無庸萬里寒空只須一日從此渺不可得祇令人歎金眸玉爪為不凡材耳○奇毛以力勝正翮以德勝見猜所以施巧虛施巧焉用見猜此劉表不能致龐公李密不能招徐洪客

奉送蜀州栢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

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彩鷁新

別駕將命

遷轉五州防禦

使起居八座太夫人

遣弟傳書之故

楚宮臘送荆門水

赴江陵

白帝

雲偷碧海春

去夔州

與報惠連詩不惜知我斑鬢總如銀

因示

從弟

中丞鎮夔書熊頻出幸有愛弟飛鷁傳書中丞治夔與江陵為隔屬不知五州防禦使則隸江陵節度中丞遷轉是職江陵之役不可已也然則愛弟將命亦起居尚書太夫人故耳當此楚宮臘盡凍解冰漸白帝雲生氣暖春近中丞遣弟我亦念弟乘別駕江陵之便寄語具連不惜將詩慰我遠念豈不知我老矣斑鬢非昔耶○公於位以前必書杜位書從弟位僅此章耳以別於中丞弟栢二別駕也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閣夜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

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閣夜

歲云暮矣陰陽交迫人壽幾何幸寒宵獨霽夜景空明耳寒宵霽故鼓角之聲分外悲壯星河之影更覺動搖則民勞星河動搖民勞可知宜乎野哭者有千家夷歌故至者自覺漁樵堪老歎我不如漁樵也因念時無臥龍故至此乃臥龍者昔曾有之今已黃土因慨時多躍馬人事蕭條音書斷絕漫長夜亦何以為情哉

灤西寒望

夔有澗水橫通山谷間謂之灤卽市暨處居人分左右謂灤東灤西本是寒望灤西題却灤西寒望蓋意中先有灤西因寒望也

水色會羣動朝光切太虛二句年侵頻悵望興遠一蕭疎

猿挂時相學鷗行迴自如二句瞿唐春欲至定卜

灤西居二句望之意

當此西閣曉寒遙見灤西山谷水色澄明若合羣動灤西人家如在水中又見朝光起伏直切太虛灤西人家

在天上我所願從者只因年日侵衰常恐留滯未能
即移然與所遠寄到處萍踪更無他事望中所見者猿
挂林木相學為戲猿相學猿自樂其羣可以人而終索
處也鷗行水上炯然自如鷗自如鷗不昧所往可以人
而無定居也瞿唐春暖
定卜灑西悵望云乎哉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

城暗更籌急樓高雨雪微稍通綃幕霽遠帶玉繩稀門鵲

晨光起檣烏宿處非六句夜宿西閣將曉之景寒江流甚細有意待人

歸二句

更漏殘時將曉矣雨雪微曉將霽矣閣懸綃幕霽色早
通城橫玉繩星光漸少近焉門端刻鵲已逗晨輝遠焉
檣上神烏亦離舊處於時俯看大江其流甚細
若為出峽者示以安流使早歸也寒江多情矣

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

山木抱雲稠寒空繞上頭雪崖纔變石風幔不依樓西閣
社稷堪流涕安危在運籌看君話王室感動幾銷憂四句

意之

殘冬木落安得稠也雲抱之稠耳因而寒空之色繞閣
不去矣而况積雪滿崖疑化為石寒風飄幔若欲辭樓
西閣蕭索如此乃時事更有難言者當此吐蕃侵犯頻
年為慮內外將相全無遠謀元曹長邊疆外吏能憂王
室時時話及足以愧當時之為將相者夫王室可憂我
憂之而更無人憂則愈憂王室可憂我憂之而有人焉
共憂則足以分其憂安得
當國者盡曹長其人也

奉送十七舅下邵桂

絕域三冬暮浮生一病身二句感深辭舅氏別後見何人

縹緲蒼梧帝推遷孟母鄰昏昏阻雲水側望若傷神六句

絕域不堪况當歲暮浮生無着兼復病身幸舅氏來相
慰藉耳如將別何今日之別為感甚深非辭他人辭舅
氏也今日之別難必其後豈無他人不如舅氏也舅氏
此行直下桂邵行踪縹緲何處他鄉我於弱歲母氏早
亡言念三遷毋教不遠追維我母如孟母益念舅氏非
他人乃雲水他鄉昏昏阻絕側身一望黯然神傷

送王十六判官

客下荆南盡君今復入舟買薪猶白帝鳴櫓已沙頭

二句承上

衡霍生春草瀟湘共海浮荒林庾信宅為仗主人留

四句

應荆南

自至德間中原多故兩京衣冠盡投荆南即避蜀亂而
下者亮亦盡矣君今何為復有此行天朝辭白帝暮抵
江陵我嘗日擊所以于今日買薪此刻猶在白帝城邊
鳴櫓片時已到江陵沙市也因想子到荆南時衡霍春
生得氣最早瀟湘勢濶與海俱浮此去江陵又當卜
宅以子佳客主人傾心此時卜宅必在庾信荒林哉

不離西閣二首

欲離西閣先作不離西閣曰不離者深欲離也

江柳非時發江花冷色頻地偏應有瘴臘近已含春
失學從愚子無家任老身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

四句

反詰

首章西閣可離今非江柳時也乃非時已發非江花
時也乃當冷而開由南方有瘴臘日如春耳我自春雷
寓臘盡春生歲月如流歎兒曹之失學萍踪靡定聽此
身之無家我意且棲遲西閣但不知西閣之意欲別我
抑留我我從此逝矣

西閣從人別人今亦故停江雲飄素練石壁斷空青滄
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平生耽勝事吁駭始初經

四句西閣之景

二句見不離之意

次章不離西閣。西閣亦何情。原從人別人。自故停耳。停者。愛此西閣外。多勝事也。遠見江雲淨。飄素練。近觀石壁翠。斷空青。曉則紅日一輪。滄海先湧。夜而明星萬點。銀河倒懸。吁可駭也。一似平生未曾目擊。此日初經者。然西閣可離。未可離。我不為西閣留。豈為西閣去耶。

謁真諦禪師

蘭若山高處。煙霞嶂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四句真諦

寺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峯。四句

師謁

此蘭若在煙嵐中。我行其處。但見細石間。凍泉時結。長松上。晴雪常飄。於焉謁師。進而問法。法有正法。戒律是也。法原無法。無上教是也。我於詩律已細。一經問法。覺詩律皆妄。退而觀身。身有真身。心地初是也。身原無身。四大無住。着是也。我向禪身。於酒一且。反觀覺酒味。天真詩酒之業空矣。其如妻子何。我視妻子如敝屣。無奈天涯骨肉。未能即拋。割妻子。便可卜前峯。今既未能。將終老塵緣也。

折檻行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二句首尾對照青衿胄子困

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二句學士時難羨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

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四句房魏不復見

今日無房魏。兩公矣。所以太宗時。十八學士。此盛亦不可復得。彼青衿胄子。不但瀛洲絕望。直因泥塗。誰為開館。以延之者。但有白馬將軍。威若雷電。青衿受其因辱。冀得朱雲。廷諍力救。惜乎少似。徒歎折檻嶙峋而已。太宗時。房魏固不復見矣。立宗時。婁公宋公。亦皆直臣。婁公不語。宋公便語。嗚呼。皆不復見矣。大曆元年冬。國子監釋奠。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服朱紫。為諸生。遂以朝恩判國子監事。青衿胄子。僕僕朝恩前。故

困泥塗朝恩以觀軍容使判監事是白馬將軍也。當時惟常袞言成均之任不宜以宦官領之。上不聽。故曰折檻空嶙峋。

赤甲

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遷居赤甲炙背可以獻天

子美芹由來知野人荆州鄭薛寄書近蜀客郗岑非我鄰

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深酌道吾真六句寫遷居赤甲之情事

卜居赤甲遷居又新矣去年暮春到夔巫山楚水之春已經兩見赤甲無他樂惟有炙背炙背之樂堪獻天子惜不能達赤甲無他味但有美芹美芹之味野人知之所從來者假使我而炙背之樂天子似可獻我而處美芹之味野人原自知之我其出乎處乎鄭薛郗岑郎中評事皆野人之友可與共炙背樂同美芹味者所幸居荆州如鄭審薛據自赤甲而往寄書漸近所惜蜀客如郗岑岑參距赤甲已遙漸非我鄰庶幾郎中評事朝見有美芹真味非深酌不悉我為郎中評事道之倘有意於炙背樂出獻天子或有意於美芹味處其野人庶郎中評事不失為真相知即今日遷居赤甲亦不至歎離羣也已

八宅三首

奔峭背赤甲斷崖當白鹽二句客居愧遷次春色漸冬添宅勢

花亞欲移竹身窺新卷簾衰年不敢恨勝槩欲相兼六句宅

此宅後背赤甲前對白鹽形勝何險絕哉已客居頻遷次頻遷次終客居豈不有愧所幸春色漸添不似西閣時窮冬蕭索耳花可愛竹礙之須移竹以出花身欲窺簾蔽之當捲簾以通身惟是年衰頻移未免有恨今不敢恨者背赤甲當白鹽兼此勝槩是亦客居之差強人意者

亂後居難定遷居之故春歸客未還遷居之感水生魚復浦雲暖麝

香山頂春半頂梳頭白過眉拄杖斑相看多使者一一問

函關承客未

客居誠愧遷次亦亂後不得已耳惟是去歲之春今歲已歸今歲之人依然作客為可歎也春歸則水生浦上魚復非昨春歸則雲暖山間麝香如聞其如客未還何自顧白髮蕭疎僅餘半頂人愈老頭愈童矣且杖頭斑剝不覺過眉身彌憊杖彌長也猶幸赤甲山下驛使往來函關消息得而詳問聊以當歸云爾○時周智光反華州故問函關

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二句思吾人淹老病旅食豈才

名峽口風常急江流氣不平四句遷只應與兒子飄轉任

浮生結還不能

歸州有宋玉宅雲氣往來直通白帝城邊於赤甲亦咫尺耳我欲卜居於彼徒以老病故淹留至今况自顧旅峽口兩崖之風常急又對江流洶湧之氣不平是兩山勝槩雖曰可喜一江風浪亦所難堪自傷浮生茫茫無定着祇攜兒輩任所漂流而已

雨不絕

鳴雨既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階前短草泥不亂院

裏長條風乍稀舞石旋行將孔子行雲莫自濕羅衣六句

絕眼邊江舸何匆促未得安流逆浪歸二句

雨甚則有聲是為鳴雨鳴雨既過微雨繼之搖颺空中者如絲不絕也階前短草泥亦不亂夫短草易沾泥而且不亂長者可知院裏長條風亦乍稀夫長條易引風而且乍稀短者可知石燕舞而雨作此時零陵石燕還自舞否想亦將乳子而無暇朝雲行而雨來此時楚臺朝雲尚爾行否只恐濕仙衣而不必彼江舸宜待雨止安流而歸顧乃逆浪遄征哉○結二句隱見世亂未夷不如閉戶與李白橫江詞同意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怯出必慙佳
期走筆戲簡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二句已逗許浮雲不

負青春色細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露濕好醉于馬上

往來輕四句俱寫起坐虛疑皓首衝泥怯實少銀鞍傍險

行二句結還題面

評事從江閣邀賓許我以馬起坐至午遲遲未到耶起
坐時見浮雲之合幾負青春色思及許馬迎雖有浮雲
終然必往青春色何負起坐時見細雨之來幾孤白帝
城思及許馬迎雖有細雨不礙其行白帝城何孤君果
來迎我向白帝城往身過花間露濕亦好我果赴飲還
從白帝城歸醉於馬上往來亦輕我則躊躇已定君則
迎馬不來揣君之意疑我皓首怯於衝泥似此之疑真
虛疑也豈知我老而矍鑠傍險能行銀鞍之少則實少

杜詩關卷二十六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夔州詩 大曆二年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消渴遊江漢羈棲尚甲兵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松栢

却山路風花白帝城六句熟汝曹催我老回首淚縱橫二句

示宗文 宗武

我抱病來遊江漢羈棲既久熟食頻逢萬里他鄉清明
又逼無奈茫茫松栢遠在却山漠漠風花自飛白帝夫

七寺圖 卷二十六

我之父母不能享我祭掃乃汝曹長大又復催我暮年
回首丘墟涕泗縱橫矣○却山是北却山在河南公先
墓在焉公祭外祖祖母文亦曰
何當奮飛洛城之北却山之曲

又示兩兒

令節成吾老他時見汝心浮生看物變為恨與年深四前句

長葛書難得江州涕不禁團圓思弟妹行坐白頭吟四句

結意因示兒及弟妹

令節他鄉徒成我老他年寒食汝心思我當亦如我今
日思先人也况浮生倏忽與物俱遷今日此白帝風花
他年即却山松栢且為恨深長與年俱積死者固九原
堪痛生者亦各天可悲蓋弟在長葛音問既遙妹在江
州瞻望勿及生死聚散百端交集惟有行
坐不寧白頭吟歎耳因示兩兒使知我情

晴二首

久雨巫山晴新晴錦繡文晴二句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

竟日鶯相和摩霄鶴數羣四句新晴景物野花乾更落風處急紛

紛結有遙慨

前此久雨巫山都暗今巫山猶是若開錦繡焉當其暗
時紅碧莫辨新晴而后錦繡之文有碧者初亦不知為
草也循碧溯之知為湖外草有紅者初若不見為雲也
循紅望之見為海東雲碧草紅雲本是尋常久雨新晴
若出意外向者未晴鶯亦獨有並坐交愁耳今枝頭之聲竟
日相和向者未晴鶴亦獨立在陰耳今出林之翌摩霄
數羣獨野花異是開既遭雨乾又被風而紛紛急落是
碧草紅雲林鶯野鶴皆得新晴之樂獨此野花向隅為
耳可歎

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雨聲
衝塞盡日氣射江深六句晴景回首周南客驅馳魏闕心二句感懷

不獨鶯求友聲相和也啼鳥亦喜晴爭引子而出啼鳥
雖引子鳴鶴又不然若別有戀久而不歸者啼鳥引子
為何貪下食也遭泥忽去鳴鶴不歸為何恨久陰也高
飛自得想前此雨聲衝塞已盡喜此時日氣射江何深
獨周南客滯魏關心懸晴
雖可喜有耿然不禁者

始賀天休雨還嗟地出雷驟看浮峽過密作渡江來四句

牛馬行無色承密蛟龍鬪不開承驟干戈盛陰氣未必自

陽臺二句

皇天休雨誠為可賀賀之未幾地復出雷是可喜者天
可憂者地晴難恃雨當防如此未幾雨勢之驟忽然浮
峽使人不及防雨勢之密黯然渡江使人無可防其密
也直使牛馬之行無色其驟也一若蛟龍之鬪正酣撥
厥所由干戈久陰氣盛耳豈因此地有陽臺朝雲暮雨
之故哉○舊註曰此語猶含天寶之悲是也牛馬何言
句言戰鬪未休

卜居

歸羨遼東鶴吟同楚執珪未成遊碧海着處覓丹梯四句

之雲嶂寬江北春耕破灤西桃紅客若至定似昔人迷四句

卜居

我翹首故鄉亦羨歸飛之遼東鶴耳乃終成留滯竟同
越吟之楚莊鳥焉既不能歸則碧海之遊雖然未遂丹
梯之覓亦不可遲灤西是矣此地勢連江北雲嶂儘寬
地屬腴田春耕可破我行當在暮春此時桃花爛熳遷
客到此有迷於問津者灤西為桃花源是真丹梯聊以
慰我碧海之思云○遼東鶴碧海丹梯桃花源皆屬仙
境公連類及之
莊鳥官楚執珪

暮春題灤西新賃草屋五首

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二句總起百舌欲無語繁花能幾時
谷虛雲氣薄波亂日華遲四句都寫暮春戰伐何由定哀傷不在

茲二句感懷
暗伏下意

首拈暮春我客三峽久嗟遷次今日暮春再與相期者亦為移居之故彼百舌過時漸欲無語繁華開盡更有幾時况谷虛則雲氣無根其出必薄何暮春之雲若有若無也波亂則日華無定其去亦遲何暮春之日有意無意也凡此似可哀傷者但我哀傷只在戰伐春暮云乎哉

北郊千樹橘不見比封君養拙干戈際全生麋鹿羣畏人

江北草旅食灑西雲六句遷居灑西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結

久客

次拈灑西蜀漢江陵千樹橘其人與千戶侯等此地不然而北郊雖有千樹安在其比封君也然我來此者原

所以出而畏人潛踪江草退而旅食借庇灑雲至若巴渝曲所云竹枝歌我何樂聞不意飽聞者三年於此然則封君真虛語巴渝曲乃真飽聞哉

綵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二句身世雙燕剪輕盈一草亭

哀歌時自短醉舞為誰醒細雨荷鋤立江猿吟翠屏六句自述

賃屋

三拈新賃草屋綵雲不白其奈朝陰錦樹非青其如將雨因念身世間文章何在功名何在所餘者雙蓬髮耳乾坤內故國何在故園何在所庇者一草亭耳歲月未嘗短哀歌則時自短似此身世乾坤誰為百年計者平生本獨醒醉舞將為誰醒似此身世乾坤甘為干日醉矣當此細雨荷鋤獨立惟猿吟翠屏與細雨荷鋤者結世外

壯年學書劍他日委泥沙事主非無祿浮生即有涯四句追感

高齋依藥餌。絕域改春華。二句移喪亂丹心破。玉臣未一。

家二句傷時事

末二章是題意。我壯年抱稷契之志，亦學書劍，思有為所恨者，學書本欲致君，今學書既無成，學劍本欲戡亂。今學劍又無成，泥沙之委，誠足痛者，然亦嘗受拾遺矣。事主未嘗無祿，乃隨遭貶斥矣。浮生不能踰涯，所以病滯高齋，常依藥餌，身羈絕域，易改春華，浮生如此，况逢喪亂，自顧方寸，丹心尚存，奈彼兗藩，鷹眼未化，豈不思茫茫率土，莫非王臣，今日域中，誰家天下，乃甘心逆節，坐此不臣之誅，興言及此，事主之懷，有勃勃欲動者，夫豈丹心徒破，泥沙終老也。

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郎。不息豺虎鬪空慙。鴛鴦行。四句正見

丹心破未時危人事急。虎承鴛風逆羽毛傷。落日悲江

漢中宵淚滿床。結到濟世句

途有限，受省郎而事業遂終也。彼率土莫非王臣，有自外者，即為豺虎。豺虎之鬪未息，故濟世之策思陳耳。天下尚多豺虎，凡置身鴛鴦者，所當僂力。鴛鴦之列空慙，因我省郎之職未赴耳。顧此豺虎，既時危而人事急，念此鴛鴦，又風逆而羽毛傷，不見落日西去，江漢東流，景傷懷，惟有中宵拊枕，涕淚滿床耳。○公身處干戈戰後之餘，乾坤捨擲，君父際違，朝廷無救時之人，邊鎮多逆節之將，自傷年紀，逝邁踪跡，飄流羽毛，既傷，丹心徒破。正老臣萬里，何以為家之日。灤西草亭，聊寄跡耳。故有後二首。

江雨有懷鄭典設

時公居灤西。鄭居灤東。

春雨聞聞巫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亂波分披已打岸。弱雲狼籍不禁風。四句江雨籠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

雨景谷口子真正憶汝岸高瀼滑限西東二句有懷

灤在山谷間雨來則聞我聞陽臺神女朝行雲暮行雨是雨必自楚宮來耳當雨驟時江因風擁亂波分披至於打岸且雲隨風走弱雲狼籍不能禁風少焉風定雨稀雨之寵光潤於蕙葉覺其多碧偏與雨之點注受於桃花見其小紅乍舒寵光者潤於外點注者受於內對此紅碧因憶子真無奈灤岸勢高石頭路滑爾我東西亦奈之何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

祿山作逆降天誅更有思明亦已無二句時當入朝洵洵人寰猶

未定時時戰鬪欲何須二句不入朝為非計

猶憶天寶末年祿山倡亂其後思明繼之自二亮授首人寰洵洵猶戰鬪時聞者欲何為耶或者尚未悔悟也社稷蒼生計必安蠻夷雜種錯相干有不得不周宣漢武

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入朝之理

諸節度未入朝者以今王非周宣漢武故仍為亂賊自外忠孝豈知社稷蒼生計在必安即如蠻夷雜種吐蕃党項歲歲相干無損於國亦錯悞自失計耳今王是中興周宣戡亂漢武有君如此諸節度一入朝為忠臣孝子視亂賊何如也○自古亂臣賊子但貪一時富貴不顧身後斧鉞孝子忠臣所重萬世名節遂輕一日刀鋸為臣子者誠思奸骨既寒猶蒙筆伐幽光已隕尚有口褒何苦不為忠孝後代看三字是春秋之指

喧喧道路多歌謠河北將軍盡入朝點承始是乾坤王室

正却令江漢客魂消點歡

今果入朝矣道路喧傳者胥曰河北將軍盡入本朝前此乾坤未是今臣節修王室正乾坤始是耳能不令江漢上客魂暗銷形之口號耶

不道諸臣無表來茫然庶事遣人猜追言未入朝時擁兵相學干

戈銳使者徒勞萬里迴

公自注吐蕃之亂諸道節度無一人救援者朝廷遣使敦諭竟不至

客魂消者有故猶憶吐蕃入寇乘輿播遷諸道不聞有一人通表者我不料其然謂必有他故耳或者兵力寡弱入援無益不道擁兵相學干戈自銳也或者遣使敦諭朝廷未遑不道萬里往來徒勞使臣也然則如之何不赴此日猜疑今盡釋矣○先是程元振用事吐蕃人寇邊將告急皆不以聞故邊將離心四十日無隻輪入關公極力為諸節度洗脫前非曰不道曰茫然曰遣人猜見得至憂臣辱人人共憤當時援兵不入我亦不信今果見其無他二十八字足令諸藩心死

鳴玉鏘金盡正臣修文偃武不無人

寫入朝

興王會盡妖氛

掃聖壽宜過一萬春

寫歡喜

猶是河北節度跋扈則為亂賊入朝則為正臣遙知拜舞入朝鳴鏘玉即朝廷從此偃武不用豈謂無人蓋由興王一出妖氛盡掃會見四方來賀天子萬壽也

英雄見事若通神聖哲為心小一身

二句正見興王說

燕趙休矜

出佳麗宮闈不擬選人

二句正見英雄聖哲

追維天寶亂源多由明皇寵幸貴妃使祿山出入宮禁禍階已兆明皇見之不早胡雛巨測河北之患而至於今惟英雄見事有若通神聖哲為心不敢縱恣為能杜患未然耳河北古燕趙地多出佳人諸節度入朝莫矜地出佳人希冀進幸今日天子英雄聖哲親賢人遠女謁才人之選我知免矣

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樓閣暮春光

自傷留滯

衣冠是日朝天

子草奏何人入帝鄉

自傷不能入朝

諸節度入朝矣我白首為郎豈有朝天之日徒然抱病江天耳江天所見者空山樓閣春光已暮遙想鳴鏘金鏘玉之侶是日得覲天顏自傷留滯不得躬逢其盛又歎帝鄉遼遠今日草奏條陳者更有何人也○草奏公必因諸藩入朝條陳久安之策如羊祜所云平吳之後正煩聖慮意

澶漫山東一百州削成如案抱青丘河北始於遼東包茅重入歸

關內王祭還供盡海頭期望之辭

河北自遼東始澶漫山東者舊有一百州削成環繞以爲朝廷屏翰者向時滄海諸州未歸禹貢入朝后尚其輸包茅供王祭盡東海頭悉歸關內諸節度勉乎哉

東逾遼水北溇沱溇沱亦星象風雲氣色和紫氣關臨天

地澗黃金臺貯俊賢多敬動之辭

河北不獨遼東直至燕之溇沱河矣入朝後干戈息文德修星象風雲皆有喜色河北盡處即長安之函谷關諸公不見函谷關前紫氣遙臨天地雄澗則今日燕地黃金臺其所貯俊賢無非朝廷之譽髦諸節度尚修貢士之職可也

漁陽突騎邯鄲兒漁陽邯鄲亦河北酒酣並轡金鞭垂意氣即歸

雙關舞雄豪復遣五陵知辭

河北不獨漁陽直抵趙之邯鄲郡漁陽突騎邯鄲游俠自昔稱之今日入朝酒酣並轡無復向時飛揚跋扈矣此輩意氣何如即歸雙關舞而已此輩雄豪何似原遣五陵知而已投誠應悔不早也

李相將軍擁薊門薊門亦白頭惟有赤心存竟能盡說諸

侯入知有從來天子尊歸功李光弼

昔者李相司徒光弼曾兼范陽節度後以中官之譖詔徵不入不知其爲國赤心白首猶存也當其輕騎入徐州時使來瑱殷仲卿尚衡等相繼入朝惟其心知有天子之尊故人皆憚其威名如此

十二年來作戰場此句挽天威已息陣堂堂神靈漢代中

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歸功郭子儀

不獨司徒汾陽之功爲尤盛自天寶十五載至大曆二年此十二年中河北無非戰場今諸節度入朝不火征

詩是天威已息堂堂之陣可以無事雖中興聖王不異漢代亦汾陽精忠獨冠一時誠中興一人也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合行李

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即事情見乎詞

題中白中都至到夔州十九字是公述其書中之意悲喜十六字是公得書而作詩之指

爾到江陵府已達何時到峽州夔州亂離生有別聚集病

應瘳颯颯開啼眼朝朝上水樓老身須付托白骨更何憂

六句總寫悲喜二字

信如書言從中都已達江陵矣但汝又言今茲暮春月末行李合到夔州則必由峽州而進未卜何時可到峽

州耳前此生逢亂離安能無別悲矣今茲聚集有日我病應瘳喜矣已到江陵我之啼眼颯颯忽開似可喜未

到夔州我於水樓朝朝凝望尚可悲汝果來矣團圓可待將來老身得汝付托將來白骨願汝而收不已全乎

喜更何悲哉○公題峽水樓詩曰楚江巫峽半雲雨想水樓係望楚處故朝朝上

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 選一

巫峽千山晴終南萬里春伏歸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為人

喜觀即到意答兒童問來經戰伐新承書泊船悲喜後款款話

歸秦弟應見

巫峽與終南遠矣此處千山晴彼處萬里春何日歸秦耶當此病中庶幾見弟但汝書未到存亡不可知書到

始知汝尚在而為人無恙耳於時兒童喜來問訊我即以書中之意答之因念汝行李往來新經戰伐道路艱

矣指日泊船巫峽一話終南春色此時悲喜交集款商歸計誠可屈指待也○意答本漢史趙充國卒以其意

對是年郭子儀討周智光命大將渾瑊李懷光軍渭上智光為牙將所殺故曰來經戰伐新

待爾噴烏鵲拋書示鶴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怪其未到

江閣嫌津柳風帆數驛亭應論十年事愁絕始星星

望其到

烏鵲噪行人至待爾既久烏鵲之噪反足嗔矣夫烏鵲不足據豈爾之書亦不足憑鵲鵲有知拋書示之亦當訝爾來何暮也乃枝間烏鵲偏不肯去是爾旦晚即至其信然耶况原上鵲鵲亦曾共經患難豈今喪亂既平而遂忘之是汝行李且晚到夔無可疑也於是登江閣而望嫌津柳之遮人遙知爾挂風帆而來數驛亭之迢遙我與爾一別十年亂離多故他日相見話到其間應各愁絕意始星星欲動喜極而悲情有如是者

寄薛三郎中璩

人生無賢愚飄飄若埃塵自非得神仙誰免危其身

四句總

與子俱白頭役役常苦辛雖為尙書郎不及村野人憶昔

村野人其樂難具陳藹藹桑麻交公侯為等倫天未厭戎

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荊州我亦滯江濱

以上叙已與薛俱失志

蘇鄭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為土嗜酒不失真予今委脩短

豈得恨命屯

以上言已危其身不免埃塵也

聞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上

馬不用扶每扶必怒嗔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

代手才力老益神

以上言薛得免於危神仙可致也

青草洞庭湖東浮滄

海濬君山可避暑况足採白蘋子豈無扁舟往復江漢津

我未下瞿唐空念禹功勤聽說松門峽吐藥攬

六句應子尚客荊州

衣巾高秋却束帶鼓柁視清旻

六句應我亦滯江濱

鳳池日澄碧濟

濟多士新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上有明德君下有行

化臣

六句勉其出而致君是寄詩意

賢愚胥埃塵同歸於危其身耳。惟神仙免此。我與爾非
神仙也。衰年碌碌。雖曾同為省郎。自顧何如村野哉。憶
昔同為野人。相與行樂。狎桑麻而為友。視公侯如等倫。
無奈禍亂。送生貧困。日甚飄流。異路爾我。各天一州。
一江濱。從此契濶。我尤病甚。自入巫峽。伏枕纏綿。揆厥
所由。都非嗜酒。昔年蘇鄭。化為異物。我今修短。命也如
何。我非神仙。恐不免於危。其也。子則健甚。年雖老。心
甚壯。所過之地。奉為席珍。且據鞍顧盼。賦詩揮灑。蓋代
才氣。老而益神。子殆神仙中人。可免於危。其也。身矣。今客
荆州。跨洞庭。泛滄浪。登君山。而度夏。采白蘋。以長往。渺
渺扁舟。應在江漢。烟波間。我滯江濱。白笑瞿唐。未下空
念禹功。聽說松門。吐藥神往。何日却束帶。扶短檝。少待
高秋。我事遂矣。然則我與子。亦同期。蟬脫塵埃耳。乃我
所期於子者。又不止此。方今鳳池澄碧。多士充庭。子稱
健者。尤望亟圖。進取騰躍。天衢行見。上有宣光。下有周
召。勛業爛焉。即神仙有不足道者。豈與臥病老夫同沒
耶。

即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晶晶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峯雨。花

氣。渾如百和香。黃鶯過水。翻迴去。燕子銜泥。濕不妨。六句

飛閣捲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二句對

景暮春三月。遙望巫峽一帶。首尾六百里。日光雲霧。有似
乎浮。巫峽長。則有千峯雨。千峯花氣。一經春雨。直如百
和之香。雷聲是雨前聞之。花氣從雨後得之。當雷聲送
雨。黃鶯欲過水。而不能及。花氣如香。燕子急銜泥。而不
返。飛閣雨景如此。此時捲簾一望。彷彿圖畫。然而巴東
巫峽。何如荆楚。瀟湘。蓋巫峽有擁塞之悲。瀟湘饒虛無
之景。能不急
圖出峽矣。

懷灞上遊

悵望東陵道。平生灞上遊。春濃停野騎。夜宿敞雲樓。寫灞
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歸舟。所懷

可不知耳。春則野騎淹留，四時可知。夜則雲樓信宿，一
日可知。離別以來，故交零落。今誰在者？即此經過之地，
歲月幾何，亦老自休耳。大抵今古變遷，不須隔世。眼前
閱歷，便已判然。今日亦早辦一葉送老。
故鄉庶幾杜曲舊村，尚有首丘遺叟云。

月

萬里瞿唐月，春來六上弦。時時開暗室，故故滿青天。

四句

爽合風襟度，當空淚臉懸。南飛有烏鵲，夜久落江邊。

以上對月

瞿唐片月，萬里相看。入春以來，合上下弦。為六上弦矣。每於弦夜，開暗室而使之明。一若故意，滿青天而令人怨。挹其爽氣，近在風襟。翫其金波，若懸淚臉。此時烏鵲無枝，南飛不定。至於夜久，流落江邊。情同烏鵲者，何以堪此。○上弦上字，作尚，即加字意。

晚登灤上堂

故躋灤岸，高頗免崖石擁開襟。野堂豁繫馬，林花動雉堞。

粉如雲山田，麥無隴。春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湧。

八句登灤上堂

序嬰我懷，羣盜久相踵。黎民困逆節，天子渴垂拱。所思注

東北深峽，轉修聳。衰老自成病，郎官未為冗。淒其望呂葛

不復夢周孔，濟世數向時。斯人各枯冢，

以上登灤之感楚星南天

黑蜀月西霧，重安得隨鳥。翎迫此懼將恐，

結歎不能去灤

讓岸難躋，躋之何為？得免崖石之擁，故躋耳。既躋灤，隨登堂，披襟當風，爽氣豁如。繫馬林下，花為搖動。遠窺雉堞，一望如雲，近見山田，到處皆麥。春氣盡矣，向晚更生。江流逝矣，已靜還湧。灤上之景如此，所可歎者，天道不能常春，有四序以牽懷。世道不能常治，有盜賊以相踵。今日黎民困逆節之誅求，天子渴垂拱之至治。我身在灤地，屬西南思之所注，則在長安東北。庶幾遄歸，拯黎民佐天子，無奈棲羈深峽，轉加修聳，恐出峽之思終無

時遂灑上之登。又豈得已。我之多病。非由鞅掌。若論郎官。有何煩劇。亦我衰已久。悼功名之不立。以致此耳。所以呂葛空懷。周孔徒夢。向時濟世之人。如房瑄嚴武輩。今皆化為異物。我之衰病。不猶愈於枯家中人哉。晚矣。楚星茫茫。南天已黑。蜀月沉沉。西霧又重。登灑懼矣。時惟鳥翎。往來昏暗。安得隨之奮飛。脫此登灑之危耶。

李潮八分小篆歌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尙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以上叙李蔡惜哉李蔡不復得。我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

百金蛟龍盤。犀肉倔強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

壯豈知我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以上贊李潮巴東逢李

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爾何。四句微諷

倉頡鳥跡不可稽矣。其後作字者。率意變化。總無定體。惟陳倉石鼓爲近古而已。失真至今。傳者李斯小篆。蔡邕八分耳。乃嶧山之碑。既焚。棗木之刻。亦僞。李斯小篆。已非舊本。若八分。如光和年之北岳碑。苦縣祠之老子碑。爲蔡邕遺跡。骨立可貴。凡以書之通神。在於瘦硬。不在於肥。故李蔡兩人。爲獨步也。李潮繼起。下筆相似。於開元間。韓尙書。蔡騎曹。不奄有而兼之。與不獨此耳。小篆快劍長戟。若見嶧山。未火之碑。文八分。蛟龍倔強。無異苦縣光。和之刻石。凡以小篆八分。瘦硬則傳。至若張顛草書。雄壯非古。潮之不流宕。正潮之能瘦硬。庶與李斯蔡邕均爲書中尊宿。稱丈人行哉。狗潮之請。聊爲此歌。但我才力既薄。不能極口。歌言止是。奈李潮何。○金石錄云。李潮筆法不甚工。非韓蔡比。公曰。逾月求我歌。亦徇其請耳。實非定評。

醉為馬墜諸公攜酒相看

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先原醉之故騎馬忽

憶少年時散蹄迸落瞿唐石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

八千尺粉堞電轉紫遊韁東得平崗出天壁江村野堂爭

入眼垂鞭鞞鞚凌紫陌以上醉中騎馬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

顏能騎射安知決臆追風足朱汗驂驪猶噴玉不虞一蹶

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以上醉為馬墜職當憂戚伏衾枕况乃

遲暮加煩促朋知來問腆我顏杖藜強起依僮僕語盡還

成開口笑捉攜別掃清溪曲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

動豪竹共指西山不相待喧呼且盡杯中綠以上叙諸公

何必走馬來相問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

我是甫也非嵇康也久客侯門酣歌拓戟今日醉為馬墜蓋由騎馬時忽憶少年忘其老大散蹄一往迸落瞿

唐之石不顧耳此時醉眼迷離仰見白帝城門在水雲

外者有八千尺之高騎馬低身縱鞞直下但覺粉堞參

差若電光之轉遊韁所至忽出平崗江村在眼直凌紫

陌醉中騎馬如此夫少年意氣誠甚壯矣向來皓首猶

驚萬人自倚紅顏還能騎射安知決臆追風之駿飄珠

噴玉之才非復老翁所能控馭遂至一蹶終為損傷大

抵壯不可恃老貴知足快意之處恥辱隨焉我今墜馬

正當憂戚况衰年煩促尤為不堪蒙諸公攜酒相看顏

之厚矣杖藜依僮強開笑口自悔斷酒已晚何敢豪飲

復作而乃清溪更掃酒肉還攜吹竹彈絲傾杯竟日在

諸公來問不過為我墜馬細故示以行止垂堂之戒當

慎於養生耳古之善養生者莫如嵇康自謂與羨門比

壽胡為不保竟被殺僇彼殺僇之禍甚於墜馬養生之

道在於守身但知養生昧於守身雖不墜馬而喪身亦

不免諸公以為然否

豎子至

楂梨纔綴碧梅杏半傳黃二句小子幽園至輕籠熟棗香借客

山風猶滿把野露及新嘗二句欹枕江湖客提攜詠棗

日月長二句感懷

園果不獨棗有楂梨有梅杏矣計楂梨此時纔綴碧耳猶未黃即梅杏此時亦半傳黃耳未盡熟必也棗乎我身不到幽園想見此應綴碧此應半黃乃小子從幽園來輕籠攜至者聞其香果然非楂非梨非梅非杏而為熟棗此棗山風幾拂今握之風猶滿把此棗香野露初浥今取之露及新嘗當此夏日江湖旅客欹枕無聊似此輕籠提攜正長耳

槐葉冷淘

槐葉冷淘以槐葉為麵冬取其溫夏取其涼又有槐芽溫淘水花冷淘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厨新麵來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

資過熟加餐愁欲無碧鮮俱照筯香飯兼苞蘆經齒冷於

雪勸人投比珠以上贊冷願隨金驥裏走置錦屠蘇路遠

思恐泥興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萬里露寒

殿開冰清玉壺君王納晚涼此味亦時須以上欲

製冷淘者以槐葉為主和之則以新麵汁與滓化宛然相俱如一色然良由入鼎烹飪得宜所以加餐愁懷都釋其碧堪照筯真覺汁滓俱無且香比苞蘆更佐新麵未足經齒如雪信為冷淘飮人比珠何但槐葉其美如此敢自私哉庶得金驥裏將此冷淘走置錦屠蘇之處惜乎路遠莫致然興深難已也以擬獻芹雖曰小忠以比薦藻亦明微悃當此盛夏遙想君王以錦屠蘇障日御露寒殿玉壺之側清冰貯焉不識晚涼時亦曾進冷淘之味在所宜嘗且萬方玉食何所不有不幸或至匱乏

進胡餅。剩麥飯而甘之。如明皇至咸陽宮時。然則冷淘之味。君王未可忽也。此味亦時須語。非無謂。露寒殿。如魏清涼殿。晉清暑殿。唐貞觀飛霜殿。皆避暑者。蘆荻屬甲而未拆。曰苞。出峽詩曰。泥笋苞初荻。此詩中苞蘆是也。形容冷淘之美。非飯噐之謂。

園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澗。朱果爛枝繁。

四句 園

始為江山靜。終防市井喧。畦蔬繞茅屋。自足媚盤餐。

四句 有園

故之

時當仲夏。水漲溪添。我清晨來此。以小園故耳。水多。故搖艇而渡。覺碧溪增潤。園小。見爛枝而垂。惟朱果獨繁。夫我需此園者。為愛僻靜。固屬素心。得謝喧囂。竟遂夙願。而况果實而外。又有嘉蔬。繞舍而生。足供小摘。盤餐不乏。亦何須向市井他求也。

上後園山脚

朱夏熱所嬰。清旦步北林。小園背高崗。挽葛上崎峯。曠望

延駐日。飄飄散疎襟。潛鱗恨水壯。去翼依雲深。勿謂地無

疆。劣於山有陰。石楸遍天下。水陸兼浮沉。

以上叙題面

自我登

隴首十年經。碧岑劔門來。巫峽倚薄浩。至今故園暗戎馬。

骨肉失追尋。時危無消息。老去多苦心。志士惜白日。久客

藉黃金。敢為蘇門嘯。庶作梁父吟。

以上感懷

夏熱。嬰肌。人須自為地耳。北林向陰。清旦氣涼。此時散步。適當崗背。挽葛而上。不顧嶽崎。曠望久。而駐日。延飄。飄極。而疎襟散。人固畏暑。物亦宜然。俯察潛鱗。亦恨壯水。仰窺去翼。亦入深雲。地雖無疆。熱靡可逃。山則有陰。暑猶可避。是地不如山。而不知其非也。不見石楸之生。遍於天下。可充糧而療飢。水陸之路。兼乎浮沉。可將車

而理楫地德如此山云乎哉雖然我之登山不自今始
自棄官入秦一登隴首至發秦入蜀再陟劔門迄今依
棲巫峽倚薄多矣乃回首故園戎馬猶暗言念骨肉何
處追尋消息以時危既無歸心因老去彌切彼白日有
用荏苒置之志士所惜也黃金無用窮途賴之久客所
需也今白日虛度黃金久空意者高崗上有孫登其人
與發蘇門嘯以自遣然不敢
作亦庶為諸葛梁父吟可已

諸葛廟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

四句廟

君臣當其濟賢聖亦同時翼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

四句諸葛

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

應起四句

歎憶吟梁父躬耕起未遲

應欠

四句

夔有武侯特廟久遊其地則屢入其祠但見竹梢晚照
心曠神怡其地微風飄滿神幕當年君臣共濟無不
主且并吞心力不使漢賊並立乾坤今畫壁之上蟲蛇
往來蛛絲之間巫覡醉飽荒落至此猶憶躬耕南陽待
時而出一朝三顧遂許馳驅信乎豪傑建功在於遇主
時之早晚又何論焉今日豈
無武侯乃使空憶梁父吟耶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

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回即今螢已亂

承首句

好與雁同來

東望西江永南遊北戶開卜居期靜處會有故人杯

四句總寫高秋念却回意

汝到夔未幾為新婦在藍田往迎復去計汝此往歸期
當在高秋也即今去日螢亂為夏則汝來日雁賓已秋
今日汝挈馬首從東而指我望汝之情若與西江而俱
永他日汝攜妻子向南而遊我思汝之處應倚北戶而
常開此去卜居江陵當圖靜處蓋卜居之後會有故人
銜盃話舊惟靜處為相宜耳○他日寄觀詩有卜築同

蔣詡為園似邵平句
正是卜鄰靜處意

楚塞難為路藍田莫滯留衣裳拚白露鞍馬信清秋

四句望其

早歸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舟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樓

四句

汝由巫峽至藍田道途多梗楚塞之路誠難也汝由藍田下江陵水陸並濟曉關之險休滯也且汝自藍田而還節屆白露何惜霑衣汝乘鞍馬而來時值高秋必當如約汝速返江陵我亦早圖出峽計重江水發正當滿峽之時至八月涼生恰是張帆之候汝策馬下我駕舟迎此際一尊兄酬弟勸當在仲宣樓頭也

行宮張望補稻畦水歸

時公種稻東屯遣僕補水行宮是行田者僕之綱歸補水歸也

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案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插秧

適云已引溜加溉灌更僕往方塘決渠當斷岸公私各地

著浸潤無天旱

以上補水

王守問家臣分明見溪畔芊芊炯翠

羽劔劔生銀漢鷗鳥鏡裏來關山雪邊看

以上補水歸后寫畦水之景

秋菰成黑米精鑿傅白粲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終然

添旅食作苦期壯觀遺穗及衆多我倉戒滋蔓

以上預言秋成事

昔公孫述留屯之所為東屯在大江以北有田百頃其平若案皆稻田水畦也當此六月青稻既多千畦之間碧泉與青稻交亂矣插秧已畢灌溉當勤行官為諸僕綱諸僕惟行官使此行更僕務在決渠使公私兩田各不相混亦無不浸潤而天旱不足患乃為得耳凡此皆行官王守之職畦水既補行官亦歸因將稻畦間或引溜或決渠歷歷問之不爽我身雖不往溪畔已分明如見溪畔其青稻之色芊芊然炯翠羽也其碧溪之水劔劔然生銀漢也其鷗鳥飛飛百頃者若來鏡中也其關山隱隱千畦者在雪裏也就此畦水分明可卜秋成

有慶彷彿見秋熟彷彿見精鑿登彷彿見王粒脫紅鮮布夫遠客之人艱於旅食似此秋成終然得飽真壯觀哉若夫滯穗遺秉本寡婦之利我倉既盈徒然滋蔓以自封殖尤所當戒者○分明或作分朋謂耘者分朋而進題是補畦水非耘傳合也以菰米合白粲而炊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二句返照之由返照入江翻

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二句返照之景衰年病肺惟高枕絕塞愁

時早閉門不敢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四句返照所感

楚王宮北黃昏已臨白帝城西雨痕尚在雨過則返照出返照所入石壁在江上者忽翻江底矣雨過則雲亦歸此處有返照則被處有歸雲返照之處明則歸雲之處暗因而山村之在樹裏者忽然若失矣此時難為情者衰年病肺之人耳愁看返照惟有高枕最傷神者絕塞愁時之客耳何待黃昏早已閉門蓋由南方為豺虎地病客愁人何堪久處不知何日歸也○招魂者禮之所謂復也人歿則行之宋玉哀其師無罪放逐恐其魂魄離散故作招魂公頻用自况亦放逐之悲也

灑灑

灑灑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愁字貫下江天漠漠鳥雙

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

四句總寫愁字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橫黃金二句諷其不愁

灑灑之石高則如象卑亦如馬今既沒孤根深矣蓋由西來水多陰氣所聚耳此時江天漠漠見其來者固絕少矣見其去者惟鳥身雙去若有怯於江天之漠漠者風雨時時見其形者固絕少矣聞其吟者惟龍龍一吟若有懼於風雨之時時者江天風雨中鳥雙去龍一吟誰肯冒險過此彼舟人漁子習於險者亦歌回首估客胡商習於險以謀利者亦淚滿襟無非愁故如何惡少冒險下漲傾翻鹽井橫取黃金若為得計只恐少焉與

灑灑俱沒隨孤根皆深鹽井黃金果安在哉○惡少年不愁公代為愁曰寄語曰休翻彼處危亂據要津者曷不猛省

季夏送鄉弟韶黃門從叔朝謁

令弟尚為蒼水使公自注韶比兼開江使通成都外江下峽舟船名家莫出杜陵

人比來相國兼安蜀歸赴朝廷已入秦捨舟策馬論兵地

拖玉腰金報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早聞黃閣畫麒麟通首

鄉弟從叔對發

鄉弟今日尚為開江使官職雖卑若論名家總不出杜陵人如從叔亦杜陵人官居相國邇來朝廷以蜀亂難平特命相國出鎮以相國兼安蜀將相兼屬之一人今蜀亂平相國復命朝廷喜鄉弟偕之入秦也行見從荆州至長安水陸並濟鄉弟雖為開江使此時亦應捨舟登陸策馬論兵蓋由相國初平蜀亂事後尚頗商榷耳身勿負天子寵眷鄉弟此行得毋以尚為開江使如潘岳仕宦不達作蟋蟀吟以自遣今已季夏早辦入朝莫度清秋淹留道路至若相國麒麟閣上定標姓名今日入朝我早聞其必然也○鴻漸鎮蜀姑息崔旰未嘗用兵策馬論兵諷辭也鴻漸來自成都廣受貢獻反薦崔旰安在其能報主白報主身亦諷辭也

夔州歌十絕句

中巴之東巴東山江水開闢流其間白帝高為三峽鎮承巴

夔州險過百牢關承江水句

蜀有三巴中巴以東為巴東其山高矣江水發源於岷山自開闢以來即流其間其水險矣何以見其高巴東之山白帝為尊實為三峽之鎮何以見其險夔峽之關防隅一水即百牢關有不足比者夔峽形勢如此
白帝夔州各異城蜀江楚峽混殊名二句承上英雄割據非天

意霸王并吞在物情

起二句下

有白帝城又有夔州城二城在一處而實分瞿唐舊名西陵峽荆州亦名西陵峽楚蜀分兩峽而名混夫亦英雄割據使然賦實非天意霸王者出并吞為一原在物情自歸耳形勢何與焉

羣雄競起向前朝王者無外見今朝

承二句上

比訝漁陽結怨

恨元聽舜樂奏簫韶

割據則羣雄競起此何時哉前朝則然耳并吞則王者無外此何時哉我見今朝耳即如祿山本屬佞倖之餘其後反結怨恨之釁似屬可訝究之大宛殲滅仍歸一統朝廷端拱元聽簫韶王者無外如此羣雄割據亦何為者○聽簫韶分

赤甲白鹽俱刺天閭闔繚繞接山巔

居二句山

楓林橘樹丹

青合複道重樓錦繡香

閭闔所有

赤甲白鹽二山其高刺天山巔之上民所稱謂有楓林橘樹有橋樹望若丹青有複道有重樓爛如錦繡美哉夔州既庶且富矣○公於赤甲曰相看多使者於白鹽曰清秋萬估船可知兩山為都會處

灩東灩西一萬家

此言水居之民

江北江南冬春花背飛鶴子遺

瓊藥相趨鳧雛入蔣芽

二句承春冬花說

不獨山居其水居者灩東灩西夾流湖澗有萬家之盛况江北江南地氣更暖冬春之花爛熳不絕花中有瓊藥鶴子背飛而不貪花邊有蔣芽鳧雛相趨而爭入鶴子過鳧雛遠矣

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

承上江北說

晴浴狎鷗分

處處

承澗水句

雨隨神女下朝朝

承稻畦句

不獨灩東灩西由江南而江北則為東屯東屯稻田水畦延袤百頃又枕崇岡帶清溪其北澗水周流直通青苗之處且此澗水晴則狎鷗爭浴處處皆然即此稻畦雨則神女相隨朝朝不問東屯百頃如此宜乎米冠蜀

中耳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二句承通商長年三老長歌

裏白晝攤錢高浪中二句承萬斛舟

夔州為商賈交集處麻自蜀來鹽山吳至載此者必足萬斛舟萬斛舟其行若風者以夔州長年最善操舟長在歌笑中行耳尤可異者白晝高浪時攤錢為意錢之戲一何履險如夷耶

憶昔咸陽都市合山水之圖張賣時巫峽曾經寶屏見此句

圖畫楚宮猶對碧峯疑此句今

我昔在咸陽都市曾見夔州山水圖其寶屏上若巫峽若楚宮一一識之今客夔所見巫峽果如寶屏無可疑者惟楚宮泯滅不可復問合之寶屏猶未免於疑耳

閬風玄圃與蓬壺中有高堂天下無承上借問夔州壓何

處峽門江腹擁城隅夔州

咸陽山水圖不獨巫峽楚宮若閬風若玄圃若蓬壺其中高堂為天下所無者亦於寶屏見之借問夔州壓於何處只在峽門江腹間然則天下大矣夔州不過一隅耳

武侯祠堂不可忘以夔州中有松栢參天長干戈滿地客

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頂松栢參天

我於夔州極不忘者武侯祠堂也祠堂何有只有參天松栢每一到此客愁為釋誠愛此參天松栢可避暑耳○自割據二句說到此處正見以武侯事業止於三分割據何為無外終歸王者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夔州

上者卿為公舅尊之也

大賢為政即多聞刺史真符不必分二句權夔州尚有西郊諸

葛廟臥龍無首對江濱

二句請修遺像

卿翁大賢也。大賢為政，便有嘉績。何論權攝與真符。顧政之大者，莫如修廢墜。諸葛一代人傑，今日廟貌頽落，遺像缺然。卿翁為政，我即以此事相屬。將來治蜀，必有與諸葛齊名者，故為此上請云。

又上後園山脚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岳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朱崖着毫髮，碧海吹衣裳。羸收困用事，玄冥蔚強梁。逝水日朝宗，鎮石各其方。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非關風露凋，曾是戎役傷。於時國用富，足以守疆朝。廷任猛將遠，奪戎虜場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以上登岳叙往事邇蒙不可見，况乃懷故鄉。肺萎屬久戰，骨出熱中腸。憂來杖匣劍，更上林北崗。瘴毒猿鳥落，峽乾南日黃。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

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旁。不及

祖父塋壘塚相當

以上上山脚叙今事

猶憶天寶初，載客遊東魯。嬉戲東岳之陽，直至窮秋。躡日觀峯，矯首一望八荒，在日。但見朱崖渺渺，毫髮靡遺。碧海茫茫，衣帶宛在。惟是天地將已閉塞，西帝衰而北風勁。雖百川尚有朝宗之象，而鎮石各據一方之雄。俯視平原，憔悴無色。以至農桑都廢，不獨風露凋傷，亦由戍役勿息耳。時明皇好兵，屢開邊釁。雖曰國用富足，軍需不匱，乃青海南詔，所傷實多。當年明皇本意，欲窮沙漠。豈知跳梁封豕，反在蕭牆。事之反覆，有難料者。此故老興思，潛焉出涕也。然則今日飄零，豈無故哉。雖欲復為龜蒙之遊，已不可得。况長安杜曲，期為故鄉之歸耶。既已病肺經年，復值南方炎暑，聊仗劍陟崗，望遠當歸耳。瘴氣正深，峽水亦涸，轉盼秋風颯颯，漢水淠淠，湯可圖出峽而欲往，無梁亦奈之何。當年戍卒，血流泉庭，骨飛海水，去桑梓，離坟墓，誠為可傷。豈知旅人流落，亦不異是。

阻雨不得歸灤西甘林

三伏適已過驕陽化為霖欲歸灤西宅阻此江浦深壞舟

百板坼峻岸復萬尋篙工初一棄恐泥勞寸心以上佇立

城東隅悵望高飛禽草堂亂玄圃不隔崑崙岑昏渾衣裳

外曠絕同層陰以上不得歸灤西園甘成長時三寸如黃金諸侯

舊上計厥貢傾千林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客居暫封

殖日夜偶瑤琴虛徐五株態側塞煩胷襟以上甘林焉得輟兩

足杖藜出崎嶇條流數翠實偃息歸碧潯拂拭烏皮几喜

聞樵牧音令兒快搔背脫我頭上簪以上預擬歸時事

三伏過驕陽去正灤西甘林可偃息時乃雨阻東城問
渡難得既苦壞舟又逢峻岸舟壞則篙工已棄岸峻則
路非玄圃遠異崑崙其如水氣濺衣層陰絕跡何所
欲歸灤西者以甘林極不忘耳蜀甘如卵以寸為度其
形三寸色比黃金夔人每歲計吏入貢天子惟是錫貢
有限侵奪無窮此邦人以種甘為非幸雖佳果反不足
重也我客居偶植聊配瑤琴豈與厥貢之常有當豪吏
之欲無奈五株在眼阻雨礙行安得輟足而往適歸林
下數翠實枕碧潯拭烏皮聽樵唱此時此情亦何知有
諸侯上計豪吏誅求惟有令兒搔背脫簪高臥其如阻雨未得歸也

柴門

泛舟登灤西回首望兩崖二句立一篇之局東城乾旱天其氣如

焚柴長影沒窈窕餘光散谿訝大江蟠嵌根歸海成一家

下衝割坤軸竦壁攢鏘鏘蕭瑟灑秋色氣昏霾日車峽門

自此始最窄容浮查禹功翼造化疏鑿就欹斜巴渠決太

古衆水爲長蛇風煙渺吳越舟楫通鹽麻以上望兩崖之景我今

遠遊子飄轉混泥沙萬物附本性約身不願奢茅棟蓋一

床清池有餘花濁醪有脫粟在眼無咨嗟山荒人民少地

僻日夕佳貧病固其常富貴任生涯老於干戈際宅幸蓬

蒿遮石亂上雲氣杉青延日華賞妍又分外理愜夫何誇

足了垂白年敢言高士差書此豁平昔回首猶暮霞以上登瀛

情之我泛舟將登瀛西先回首而望兩崖之處但見東城一帶

早氣正熾其氣布於兩崖者長影直沒窈窕之山勢

餘光遠散鈴銜之虛谷兩崖之中貫以長江長江之流

蟠以巖坎至歸海乃成一家焉當夫大江下衝欲割坤

軸崖壁直聳險若攢鋒雖江水之色瀟灑如秋乃崖壁

之氣昏霾蔽日然三峽之門從此而始兩崖窄處浮查

水欹斜因而巴渠一決衆水如長蛇之赴壑舟楫交通

吳蜀有麻鹽之往來我望兩崖益歎禹明德之遠今得

從此泛舟登瀛西也我登瀛西自傷遠遊至此飄轉無

依久混泥沙不能振拔當思萬物何常各依本性奉身

宜約無用奢求豈不願華楹茅棟蓋床亦足矣豈不願

上林清池有花亦足矣豈不願鼎鐘斟濁醪飽脫粟亦

足矣山荒喜人丁之少地僻耽夕照之佳貧病固旅人

之常富貴非可求之物干戈送老蓬華遮身所謂萬物

附本性約身不願奢者如斯而已况亂石之上雲氣頻

來青杉之間日華常駐此天地之生趣亦分外之賞妍

取之無心得之無意苟愜於理夫何足誇垂白之年庶

足自了高人之跡敢曰比肩聊書數行以豁平昔

乃回首兩崖處尚有暮霞繚繞焉殆將柴門老矣

杜詩闡卷二十六 終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夔州詩 大曆二年

甘林

捨舟越西崗入林解我衣青芻適馬性好身知人歸晨光

映遠岫夕露見日晞以上入甘林遲暮少寢食清曠喜荆扉經

過倦俗能在野無所違試問甘藜藿未肯羨輕肥喧靜不

同科出處各天機勿矜朱門是陋此白屋非以上入甘林之懷明

朝步鄰里長老可以依時危賦歛數脫粟為爾揮相攜行
豆田秋花藹菲菲子實不得弊貨市送王畿盡添軍旅用
迫此公家威主人長跪辭戎馬何時稀我衰易悲傷屈指
數賊圍勸其死王命慎勿遠奮飛

以上出甘林慰鄰里

我甘林在西崗西捨舟越此解衣秣馬人歸而身亦喜矣於時晨光熹微初映遠岫夕露涓滴覺其乍晞我何為入此甘林自維年屆遲暮精力少而寢食減境喜清曠去城市而即荆扉况俗態懶親野趣足樂有問我以甘藜藿之故亦不過厭輕肥之俗態耳凡以靜喧之趣即不同科出處之機各有天分豈曰朱門之輕肥是白屋之藜藿非耶明朝出甘林步鄰里長老有天機無俗態藜藿之伍非輕肥之儔而可依也但處此時危賦歛孔亟我之脫粟且為爾揮非要譽也誠憫軍需竭而鮮飽耳因攜長老同行豆田顧此豆花菲菲將實庶足療秋荒瞻八口無奈軍需告急朝廷筭緡賣豆易金齋折供戰戶口之需誠莫緩也公家之威亦可畏也王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暨子阿段往問

東渚雨今足佇聞粳稻香二句上天無偏頗蒲稗各自長
人情見非類田家戒其荒功夫競櫛櫛除草置岸傍六句
耗稻之事穀者命之本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務勤墾免亂常
吳牛力容易並驅動莫當豐草亦已概雲水照方塘有生

固蔓延靜一資隄防督領不無人提攜頗在綱以上行官

耗稻荆揚風土暖肅肅候微霜尚恐主守疎用心有未滅

清朝遣婢僕寄語踰崇崗四句遣奴西成聚必散不獨陵

我倉豈要仁里譽感此亂世忙北風吹蒹葭蟋蟀近中堂

荏苒百工休鬱紆遲暮傷八句秋

成之感兩以澤苗亦以滋草因而蒲稗妨禾矣雖天心兼愛良

秀無殊然人事力勤須嚴非種蓋草不鋤而先自荒田

家所戒也故功夫則競力不休除草則務使勿混况我

客居穀尤命本勤墾有法勿得亂常必吳牛之力人功

並驅庶蒲稗之生終朝盡去草去豐苗茂矣雲水清矣

卽此推之凡屬有生蔓延之類總賴隄防靜一之功此

非衆人務而行官職也行官勉哉今日督促向畢用心

亮無不滅矣當念荆揚土暖稻禾早熟轉躬高秋肅霜

將降在上天無不報之勤乃人事有怠終之失我尚恐

爾主守疎用心有未至乃遣婢僕侵晨越崗寄語行官

勿替厥職必散我倉如陵豈私已有將以散所有給所無豈

仁里之虛聲誠感亂世迫促緩急時有耳未幾風吹蘆

荻物搖落矣蟲鳴床下入室處矣場功畢百務休秋成

固足樂遲暮轉堪傷豈曰客居之人以穀爲本一穀而

外無他慮哉○耗卽耗也漢高本紀中縣人以故不滅

耗註曰耗損也今日耗稻謂損去其草而俾稻長猶耘

苗也又食貨志官職耗廢師古註耗亂也督促耗稻卽

除去亂稻意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傍舍未曾噴老病

忌拘束應接喪精神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以上暇日

秋耕屬地濕山雨近甚勻冬菁飯之半牛力晚來新深耕

種數畝未甚後四鄰嘉蔬旣不一名數頗具陳荆巫非苦

寒採擷及青春以上將種秋菜督勒耕牛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芹雄

者左翮垂損傷已露筋一步再流血尚經矰繳勤三步六

號叫志屈悲哀頻鸞鳳不相待側頸詎高旻杖藜俯沙渚

為汝鼻酸辛以上兼書觸目

我非龐公也亦不入州府非惡彼而逃之彼先嫌我真耳為州府所嫌必為野人所許所以一歸茅宇無見與

者况老病之人最忌拘束應接之煩更損精神今江村林木間意既放心亦適何快如之我暇日小園散病如

此既居小園則有小園之事當此秋耕喜及山雨年來飢僅穀菜兩艱冬菁雖微可佐半飯越此牛力方新數

畝易辨深耕不後四鄰同時嘉蔬之名具陳無非秋菜春日之需可接何但禦冬山雨勻氣候得矣牛力新物

力裕矣與四鄰而無後先人事齊矣接冬春而不置乏天時周矣我督勒耕牛種菜如此散病之餘忽見兩鶴

橫空飛至一似同病相憐者彼泥中之芹至微且陋兩鶴鶴啄之何苦也我散病而方種菜鶴苦飢而亦啄芹

耶其雄者尤可憐見其爾則垂也察其爾則爾也進而視之血再流矣乃矰矢之加尚未已也志屈矣情哀矣

豈無鸞鳳誰肯相待亦有蒼天呼而不聞夫我方散病不能自遣顧此老鶴亦復如斯能勿俯茲沙渚為爾辛

酸我兼書觸目如此

峽隘

聞說江陵府雲沙靜眇然白魚如切玉朱橘不論錢水有

遠湖樹人今何處船六句皆言江陵青山各在眼却望峽中天二句

點峽隘

我雖未至江陵府聞說此方雲沙縹緲即如魚誇水族有玉不如橘號木奴無錢亦得所為極不忘耳今江陵

之水其樹恍在遠湖江陵之人其船不知何處若論青山江陵峽中亦各在眼乃江陵之天空曠絕人峽中之

天舉目擁塞如之何江陵則聞峽中却望未能舍之去也○時公弟觀將卜居江陵必極道江陵風土之佳故

日聞說於江陵。日聞說欲往未得往於峽中。日却望欲去未得去。人今何處。船亦必指弟觀時歸。藍田迎婦至江陵云。

夜雨

小雨夜復密。回風吹早秋。野涼侵閉戶。江滿帶維舟。

四句夜雨

通籍恨多病。為郎忝薄遊。

二句夜雨所感

天寒出巫峽。醉別仲宣樓。

樓

二句預道出峽之後

本小雨耳。至夜復密。遂有回風。已覺早秋。秋早則野涼。戶雖閉而涼氣亦入。雨密則江滿舟雖維而江色遙侵。大抵遲暮之感。多在於秋功名之心。難忘於老。我向通籍朝廷。既以多病謝去。嗣又為郎幕府。復以薄遊不終。今秋氣初爽。出峽有期。此去倘到江陵。亦一醉。即別仲宣樓矣。豈復蹉跎時日。為汗漫遊哉。

更題

此是前章未盡意。故曰更題。

只應踏初雪。騎馬發荊州。

二句承上

直怕巫山雨。真傷白帝秋。

二句發明踏初雪句

羣公蒼玉佩。天子翠雲裘。同舍晨趨侍。胡為淹

此雷

四句申明發荊州句

天寒出巫峽。則踏初雪矣。醉別仲宣樓。則發荊州矣。夫我出巫峽。不憚踏雪者。怕巫山之雨。傷白帝之秋也。至於荊州。即發不復淹留者。以我曾通籍。為郎有趨侍至尊之職。計此時羣公曳珮。天子服裘。未明視朝。同舍趨侍。我雖不以嘗從大夫之列。若使出峽。又留荊。則有羈朝謁。皇皇出峽亦無謂矣。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冷。復

亂簷前星宿稀。却繞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藥弄輝輝。

六句見螢

火 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二句見之情

地屬巫山時當秋夜螢火何堪到眼乃偏於簾疎處巧入而坐人衣哉一坐人衣屋裏琴書忽驚其冷隨飛簾外簷前星宿頓覺其稀簷下有井螢添箇箇井邊有花螢過輝輝於屋裏見之又於簷前見之於井欄見之又於花藥見之螢火則追隨於屋裏簷前井欄花藥滄江白髮之人看汝如此何以爲情今歲看汝巫山螢火永伴羈客汝何處但恐故園螢火終無見期巫山螢火永伴羈客我其如此螢火何○公呼螢火曰汝呼麋鹿曰爾愁人無件其情如此

月

斷續巫山雨天河此夜新先言雨霽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

魍魎移深樹蝦蟆動半輪四句故園當北斗直想照西秦

二句思

巫山之雨斷續不常今霽矣故天無地幸天河新而月出青嶂也想其皎潔魍魎應潛雖日未盈蝦蟆已動因月望斗北斗之下故園在焉北斗下直西秦故園適當其處此時月光所及應照見我杜曲故廬惜乎巫山之月直照西秦西秦之人反在巫山之外然則雖有青嶂月此白頭人亦祇增愁殺哉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峽內多雲雨秋來尚鬱蒸遠山朝白帝深水謁夷陵遲暮嗟爲客西南喜得朋哀猿更起坐落雁失飛騰伏枕思瓊樹臨軒對玉繩青松寒不落碧海澗逾澄以上叙相思願見意昔歲文爲理羣公價盡增家聲同令問時論以儒稱太后當朝肅多才接迹昇翠虛梢魍魎丹極上鯤鵬宴引春壺滿恩

分夏簞冰雕章五色筆紫殿九華燈學並盧王敏書偕褚
薛能老兄真不墜小子獨無承以上叙家聲老兄二句為一篇間架近有風

流作聊從月峽微放蹄知赤驥振翅服蒼鷹卷軸來何晚
襟懷庶可憑會期吟諷數益破旅愁凝雕刻初誰料纖毫

欲自矜神融躡飛動戰勝洗侵凌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
層白頭遺恨在青竹幾人登回首追談笑勞歌跼寢興年

華紛已失世故莽相仍以上叙詩學以見劉能不墜我獨無承之意刺史諸侯
貴郎官列宿應潘生驂閣遠黃霸璽書增乳贗號攀石飢

麗訴落藤藥囊親道士灰劫問胡僧憑久烏皮綻簪稀白
帽稜林居看蟻穴野食待魚留筋力交凋喪飄零免戰兢

皆為百里宰正似六安丞以上叙官職以見劉能不墜我獨無承之意妮女榮
新裹丹砂冷舊秤但求椿壽永莫慮杞天崩鍊骨調情性

張兵撓棘矜養生終自惜伐數必全懲以上論養生之道政術甘
疎濶詞場愧服膺展懷詩頌魯割愛酒如澠咄咄寧書字

冥冥欲避矰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八句總結

雲雨鬱蒸猶幸山水爾我不隔朝白帝者朝白帝謂夷陵者謂夷陵雖嗟為客差喜得朋耳嗟為客者以我流落他鄉身如哀猿落雁喜得朋者以子玉繩瓊樹又如碧海青松然不自今日始憶昔文運方隆羣公待價時劉杜家聲並膺令問朝野輿論皆以儒稱我祖與爾祖正值天后稱制多士彙征雖有翹翹之踪得兩公而絕跡至若鯢鵬之族得兩公而並升春壺侍宴夏簞承恩彩筆時簪華燈嘗照蓋由天后愛才兩公多藝擅盧王之絕學兼褚薛之能書也家聲如此今日猶幸老兄不墜惜哉小子無承耳兄能不墜何如以言詩學風流近

作月峽徵來其神駿如赤驥放蹄其矯健若蒼鷹振翅
 卷軸雖晚襟懷可憑而况吟諷正多旅愁應破良由雕
 刻入神纖毫靡憾也我知其才情飛動神融而能躡之
 意氣侵凌戰勝而能洗之直搜其妙棄一切之筌蹄孰
 比其高空百層之等級詩學如此能不墜矣若我顛毛
 徒白汗竹空青少壯幾時草木同腐昔年談笑回首難
 追此日寢興勞歌彌踟年華莫挽世故愈多欲如老兄
 何可得哉况兄職膺刺史本是諸侯出自郎官亦應列
 宿潘生高閣奕奕連雲黃霸賜書頻頻增秩化行強暴
 使乳虎爭攀石而號澤及窮民俾飢鼯附落藤而訴宦
 蹟如此能不墜矣若我病至而檢藥囊嘗親道士數盡
 而逢灰劫但問胡僧身世無憑已見烏皮之綻簪纓有
 豸生憐白帽之稜蟻穴嘗看何心鬪蟻魚醫雖待休想
 得魚筋力之凋喪可知飄泊之憂虞不免自分曾遊郎
 署如老兄之職可為無奈出貶司功六安之丞竟似宦蹟
 何如老兄哉夫親藥囊疾病且難却何况長生問灰劫
 世數且有盡何況人壽然而修煉之法亦可延齡養性
 之方無過絕欲彼豈永為姪女隱在丹砂紫新裹是真
 豕已得也冷舊秤得姪女而丹砂無用矣從此椿壽自
 承不藉藥囊天墜無憂何有灰劫然而煉骨之法先調
 情性兵衛國養衛生一也伐性如張兵者撓去棘於不
 也衛生者屏絕斧斤勿令伐性如張兵者撓去棘於不
 使侵疆所以然者壽有定數伐數即伐壽養生者固貴
 自惜伐數者尤必全懲凡屬傷生之事必盡絕而乃已
 此在我之多病與兄之高年者所當共勉也平生拙宦
 疎澗自甘詩學荒蕪服膺徒愧史克之詩頌魯為君展
 懷齊侯之酒如澠因病割愛已灰心於拙宦何怪事而
 書空况世路嶮巇弋人當避乎江湖鷗鳥庶幾忘機天
 地青蠅不勝罔極我與老兄俱慎旃哉○公為膳部孫
 嘗以不能繩武為恨天寶年間進鵬賦表中云明主執
 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繼而投簡咸華詩中遂有
 朝廷故舊禮數絕等句於承沈八丈詩中日膳部嘿悽
 傷於贈蜀僧詩中日歲久空深根而於此詩中日小子
 獨無承不一而足養生而曰張兵猶論詩而曰戰勝作
 詩贈使君猶史克之頌魯
 侯齊侯投壺日有酒如澠

草閣

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
草閣二句魚龍迴夜水星月動秋山

久露晴初濕。高雲薄未還。四句草閣夜景泛舟慙小婦。飄泊損紅

顏。結二句偶見寓感

閣下即江疑無地也柴扉不閉門空設矣閣臨夜水魚龍自迴閣在秋山星月交動而况秋露初霑薄雲未返適見有泛舟之婦飄泊無依紅顏難保夫風塵飄泊易損紅顏小婦且然老夫可知矣

月

併照巫山出新窺楚水清。二句羈棲愁裏見二十四回明

二句對必驗升沉體如知進退情不違銀漢落亦伴玉繩

橫。四句承二十四句承二十

巫山一帶重巖疊嶂蔽虧日月非亭午夜分不見今照出巫山月正中也巫山在上楚水在下先照巫山後窺楚水併照無不照矣新窺此夜初窺也我自永泰元年入蜀到雲安來變至今秋為兩週於羈棲愁裏見此照無不驗也宜進宜退似有知也夫月之升沉必驗進退有知如人之行藏出處不容冒昧彼銀漢至曉方沒月與偕沉玉繩竟夜常明月與俱朗就一夜言日之升沉進退有常如此二十四回可知矣○羈棲愁對二十四猶守歲詩飛騰對四十上韋左丞詩四十春對軒轅代曲江詩七十對尋常也註家謂羈棲二句是十字句法未合

○十七夜對月

秋○月○仍○圓○夜○十七江○村○獨○老○身○對月捲○簾○還○照○客○倚○杖○更○

隨○人○二句承光○射○潛○虬○動○明○翻○宿○鳥○頻○茅○齋○依○橘○柚○清○切○

露○華○新○四句承

秋月已圓今夕何夕乃仍圓夜也其如所照者乃江村獨老之身何仍圓則還照客捲簾還照似憐獨老者然仍圓則更隨人倚杖更隨似惜獨老者然况月光所及直射潛虬射焉欲動虬不安於潛矣月明所至直翻

宿鳥翻焉而頻鳥不安於宿矣獨老身猶潛虬宿鳥耳
寂寂茅齋空依橘柚露華得月清切更明然則秋月之
圓誠然不減獨老之身何以爲情哉

白露

白露團甘子清晨散馬蹄團開連石樹船渡入江溪四句出甘

林憑几看魚樂迴鞭急鳥棲漸知秋實美幽徑恐多蹊四句

林歸甘

林中甘子露團將熟我因清晨有江溪之興遂散馬蹄
而開團團開之處石樹交連江溪在前船渡而入將以
看魚樂也憑几而看不覺移日舍舟復馬遂已回鞭蓋
鳥已棲人可歸耳况清晨出林甘團白露秋實將美時
不可失而林間又多幽徑山蹊易迷尚早旋哉

孟氏好兄弟養親惟小園總二句承顏胼手足坐客強盤餐

負米夕葵外讀書秋樹根四句寫養親小園意卜鄰慙近舍訓子覺

先門二句歸美母氏

孟氏兄弟一爲倉曹一爲主簿皆食貧苦節而能養親
者以胼手足者供其親決不以不義之物爲親甘旨
如嚮夫孫性私賦民錢衣布以進其父也以養親之餘
奉客盤餐如茅容殺雞奉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客亦
有感然不安者不亦強與而况百里之外如季路負米
而歸又往往至夕隲在葵也夫揚名顯親爲人子事不
讀書而養親農賈之養親耳孟氏兄弟讀書小園所難
只在秋樹根邊仍不廢左右就養正不必千里負笈遊
學遠親亦由母氏先是卜鄰慙居近舍不憚屢遷故訓
子成名早達先賢之門耳非是母不生是子也○陸機
園葵詩葵生鬱萋萋夕穎西南晞韋應物種藥詩
陰穎夕房斂夕葵是力葵誤孟氏故用卜鄰事

驅豎子摘蒼耳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畦丁告勞苦無以供日夕蓬莠
猶不焦野蔬暗泉石六句洗發摘蒼耳况療風童兒且時

摘侵星驅之去爛慢任遠適放筐亭午際洗剝相蒙羃登
牀半生熟下筯還小益加點瓜薤間依稀橘奴跡以上亂

世誅求急黎民糠粃窄飽食復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
肉臭戰地骸骨白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擲以上感時

秋已分暑氣退矣瘴猶劇地氣殊也宜畦丁告苦嘉蔬無色計此時惟有蒼耳况可療風童兒尚及時往摘哉侵星去不後時也任遠適廣為求也洗剝而復蒙羃致潔也登牀敬其事也登牀而后下箸食之有序也以此療風豈無小益雜諸瓜薤彷彿橘奴蒼耳療風橘奴治病異名同功也夫我有蒼耳以療風民無糠粃以療飢誅求迫我之飽食復何心黎民飢彼之膏粱更何意况厨盈臭肉路滿遺骸此惡少年者漫擲黃金亦獨何哉

同元使君春陵行

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

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日今盜賊未息

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

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

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

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歎時

藥力薄為客羸瘵成六句自歎我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

元道州前賢畏後生觀乎春陵作歛見俊哲情復覽賊退
 篇結也實國楨賈誼宜流慟匡衡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詞
 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朴憶
 大庭何時降璽書用爾為丹青獄訟久衰息豈惟偃甲兵
 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涼飈
 振南嶽之子寵若驚色沮金印大興含滄溟情以上覽道
 退二作并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
 孫城噉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澹墨字欹傾
 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以上感而有詩簡知

我生遭亂衰病侵尋展轉避寇有此江漢之役非無藥
 力難挽羸形殆不能為矣博采其人蔡粲獨秀惟元
 道州為後生可畏耳一編春曉作見後卷之四賈誼曾
 退篇信那家之幹天下那伯誰似道州者古有賈誼曾
 流涕上書又有匡衡嘗引經切諫道州春陵賊退二作
 其心悱惻其詞縱橫是即匡賈而秋月同明華星並頭
 為蔡粲元道州耳為此二作者其心實欲致君堯舜還
 治大庭猶望璽書時降置爾於神化丹青之地庶幾刑
 措豈但兵銷即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乃徒托諷詠
 悞誅求思薄斂良由正人之意不苟仕進也今日秋風
 已生南岳伊邇我知之子受寵若驚懸金若免其典嘗
 在烟波滄溟間夫豈就戀宦情者若我雖無璽書丹青
 之想亦切致君堯舜之思其如多病淹留欲續春陵賊
 退二作自愧不能聊作此詩使天下那伯皆知勸勉不
 必寄元○色沮金印大興含滄溟情即元
 賊退篇中引竿刺船將家魚麥等句意

寄狄明府博濟

梁公會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濟大賢之後竟陵遲浩
 蕩古今同一體比看伯叔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寮底今者

兄弟一百人幾人卓絕秉周禮在汝更用文章為長兄白

眉復天啓以上叙明府汝門請從曾翁說太后當朝多巧計狄

公執政在末年濁河中不污清濟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

廷諍守丹陛禁中决册詔房陵前朝長老多流涕太宗社

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茶苦

甘如藟以上追叙梁公汝曹又宜裂土封身使門戶多旌棨胡為

飄泊岷漢間干謁王侯頗歷詆况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

蕭露泥泥虎之飢下囓巖蛟之橫出清泚早歸來黃土污

人眼易眯以上諷其干謁

明府非他人梁公曾孫也梁公曾孫非他人我姨弟也

孫為明府伯叔行者四十人兄弟行者一百人皆有才

無命偃蹇未察以明府秉周禮文章卓絕與其長兄稱

為白眉者或者天將啓之竟何如哉汝家門第起自曾

翁猶憶武后臨朝計欲以武易李梁公執政又晚滿朝

宵小如在濁河梁公清濟澄然獨別當武后以承嗣為

太子梁公已廷諍矣至若禁中央册如中宗自房陵還

宮武后匿之帳中召梁公以廬陵為言梁公慷慨敷奏

而奏曰太子還宮無人知之物議安審是非武后乃復

置中宗於龍門具禮迎歸人情乃定即此禁中央册一

事使儲位定社稷安厥功偉矣蓋不遇時危大賢不見

良由人皆甘藟公獨茹荼耳假使當日朝廷皆北門學

士之流無梁公其人挺然不撓矢納約之忠則牝雞之

鳴何人敢折虞淵之日何人能捧將房州之駕不復廬

陵之號空存今日天下竟為武氏天下言念及此梁公

之勤何日忘之今國家內無女主篡竊之奸外無帝在

房州之禍梁公之績忽焉泯滅子孫之流離者不特裂

泥時不為豺虎所傷。則為蛟螭所得。誰曰此梁公子孫。乃大賢後也。明府慎勿以清白子孫自溷黃土中哉。

寄韓諫議注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牀。二句寄美人娟娟隔

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

霜。玉京羣帝集北斗。或騎麒麟翳鳳凰。芙蓉旌旗煙霧樂

影動倒景搖瀟湘。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傍。以

叙諫議遊於神仙似聞昨者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

定長安。幃幄未改神慘傷。國家成敗我豈敢。色難腥腐餐

楓香。以上叙其托於神仙之故周南留滯古莫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

人胡為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四句勉其出

今我懷然不樂思岳陽無病不離也何思在水

一方遙想美人胡為不濯纓而濯足耶濯足洞庭矣猶

然望八荒美人豈忘情天下者如何鴻飛冥冥投老青

楓赤葉間哉此時美人不在玉堂上應與玉京羣帝遊

玉京羣帝集於北斗者或乘麟或跨鳳曳芙蓉旗奏煙

霧樂羣帝如此美人亦為星宮之君醉瓊漿却羽人得

毋有遐心天子者然我想此星宮之君非他人是赤松

子為漢張良也昔隨劉氏曾定關中幃幄未移慘傷遂

及在美人之意雖曰國家成敗我豈敢與惟是色難腥

腐愛餐楓香故飄然為衡岳遊然周南留滯自分終老

南極老人定應昌期胡為娟娟然隔秋水而不見亮王

堂上不可無此美人誰為置之尚貢諸玉堂為天子參

機務贊密使朝廷得聞讜言則言路開僉王沮即我

心亦樂矣美人豈有意否韓官居諫議必直言忤時

退老衡岳公傷諫臣不用勸其出而致君不欲其老於

江湖徒托神仙以自全也首尾美人中間星宮之君赤

所感

巫峽江濤已流萬古老翁肺氣亦屬久衰久衰則不寐亦兼防巴虎也久衰何以全生亦聊狎楚童耳蓋巴虎之性純任天機狎之可也楚童之喜怒何庸心焉楚童之間任垂素髮門巷之外只落丹楓如此足矣勛業何為彼商山四老紫芝一曲可以終身紛紛然出而羽翼何其多事况人非園綺事異安劉乃欲跡比商山自誇羽翼豈獨老翁齒冷亦為楚童竊笑矣○當年靈武即位諸臣推戴原非商山四皓比紛紛論功自居羽翼以逆節貪天功公所不取若公扈從還京反遭放逐秋江老病回首傷心詩曰常怪商山老兼存翊贊功有以也不但如張志和漁父詩翻嫌四皓會多事出為儲皇定非是

日暮

牛羊下來久各已閉柴門二句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二句

暮感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二句頭白燈明裏何須花

燼繁二句

暮感日之夕矣牛羊下來顧此柴門村村已閉况客居如我此時豈無風月亦自清夜耳此處亦有江山其如非故園何但見呱呱泉微流石壁涓涓秋露直滴草根蓋自柴門閉而白頭之人惟有明燈作伴矣以旅人當衰暮明燈有爛祇益傷心彼花燼無情偏對白頭而吐烟豈我故園之歸有期不可解也

月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鉤四句

兔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斟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四句

情之

四更為殘夜此時月吐山邊光來樓內疑水明而非月也蓋下旬之月如半鏡然塵匣疑不開矣至是吐於山

何異半輪之出匣夫塵匣也元開鏡人自不能待亦
一鈎也風簾疑永下矣至是明於樓依然鈎影之上簾
夫風簾也自上鈎一似無須人力者乃樓中之人已垂
鶴髮鶴髮而猶對月兔應疑之疑其色與俱白也且着
貂裘貂裘而還坐月蟾亦戀之戀其夜與俱寒也此鶴
髮貂裘之人形影寡矣兔疑蟾戀為愁其寡耳况姮娥
獨處我為姮娥斟酌當此天寒夜永何以遣此九秋耶
可想見云

曉望

白帝更聲盡陽臺曉色分二句高峯寒上日疊嶺宿霾雲

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四句望之景荆扉對麋鹿應共爾為

羣二句望之

白帝城頭更聲已盡楚王臺上曉色遂分遙見高峯寒
日早其餘委嶺宿雲尚覆此曉望之可見者至若地
此為意中之聲曉望之不見者又如此於時麋鹿警夜
先曉而遊旅人苦夜當曉而起茫茫身世鳥獸同羣耶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

不見秘書心若失及見秘書失心疾安為動主理信然我

獨覺子神充實四句見重聞西方止觀經老身古寺風冷

泠妻兒待米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四句別

我不見秘書此心若失是心疾矣今一見秘書心疾頓
失夫心若失心不安可知失心疾即心得安可知尚書
曰安汝止安為動主其理信然大抵物動則耗去動專
靜則又枯槁而寂寞深山不言而寶藏興大澤無為而
龍蛇生安故也尸樞久用而未嘗朽流水嘗行而未嘗
腐動故也安以主動則外不搖內常固且所貴乎充實
者惟其神不惟其形膚革榮華扁鵲倉公望之却走者
形尸走肉神已喪也土木形骸以為珠藏澤媚玉韞山

輝者神自腴也。安以主動則神能充實，獨覺秘書能然。彼西方有止觀經，止觀者即安為動主之義。我幸重聞止觀經，而乃亟歸者，古寺秋深，冷冷早寒，妻孥在家，秋飢不免，會須他日，杖藜再來，細聽止觀經之理可也。○安為動主，指心言，故起二句，即揭心字。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

藜杖侵寒露，蓬門啓曙煙。力稀經樹歇，老困撥書眠。四句過孟

秋覺追隨盡，來因孝友偏。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四句過孟

過孟氏之故

九月一日秋露已寒，我侵晨杖藜早見孟氏蓬門已啓，烟裏我在道時因力稀而經樹常歇，我既到時為老困而撥書遂眠，想孟氏誦讀小園擁書萬卷，故今日為我撥書而眠耳。回首追隨以來不覺九月一日已是寒露，秋將盡矣，所不惜杖藜來此者，祇緣孟氏兄弟孝友過人，况兼食貧可與清談，兩兄弟讀書秋樹亮必有得清談，與爾為忘年交哉。

過客相尋

窮老真無事，江山可定居。二句相尋之由地幽忘盥櫛，客至罷琴

書。二句相尋挂壁移筐果，呼兒問煮魚。二句待客時聞繫舟楫，及此

問吾廬。結挽定居意

窮老何事哉，江山非故園。似可定居者，定居則我為地主。雖地幽而盥櫛都忘，乃客至而琴書亦輟也。何以待客，幸也。定居於山，喜有山果，惟筐在壁為客而移。定居於江，亦有江魚，誰能烹魚呼兒而問，此後頻有來訪者。窮老真可無事。江山信可定居已。

孟倉曹步趾領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

楚岸通秋屐，胡牀面夕畦。藉糟分汁滓，壅醬落提攜。四句見遺

飯糲添香味朋來有醉泥理生那免俗方法報山妻

四句白述

倉曹步趾自楚岸來我坐胡床於夕畦上適見之倉曹來此蓋見遺酒醬之故凡酒已沛者為清未沛者為糟以清與糟配者為醴汁則清滓則糟藉糟而分汁滓倉曹所遺者去滓存汁也周禮醬用一百二十甕計醬必以甕倉曹見遺亦然步趾而來提攜方落二物滿甕醬甕酒稱是矣醬以佐飯酒以衍賓二物從俗理生不免倉曹孝友其家人酒醬是議必有合於古法者亟報山妻治此二物敢煩亟餽哉○藉即易藉用白茅之藉

○課小豎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牀三首

病枕依茅棟荒鉏淨果林

二句叙題已畢背堂資僻遠在野與清

深山雉防求敵

承資僻遠句

江猿應獨吟

承興清深句

洩雲高不去

隱几亦無心

結挽病枕

我病枕須依茅棟安得不亟為移牀計其奈舍北果林既被蔓又荒穢何計非鉏斫淨訖不可舍北則背堂移以資僻遠者我無競心畏其求敵并防山雉所以與清深者與誰倡和應我獨吟但有江猿此時洩雲不去窅然若迷洩雲無心也隱几何為嗒然若喪洩雲無心隱几者亦無心病枕其得所依矣

衆壑生寒早長林卷霧齊

二句舍北

青蟲懸就日

朱果落封泥

二句由淨說之故

薄俗防人面全身學馬蹄

二句即前章山雉江猿意

吟詩坐

回首隨意葛巾低

二句即前章隱几無心意

衆壑當秋生寒最早長林方曉卷霧能齊霧卷則日出前此枝蔓未去不見青蟲枝蔓去青蟲之懸者方始就日日出則泥乾前此荒穢未除不見朱果荒穢除朱果之落者宛在封泥舍北朝景如此至於防俗薄者直防人面蓋人心不同如其面也學全身者須學馬蹄莊生馬蹄篇所謂馬之真性在於齧草飲水耳於是吟詩吟詩而回首者防患之至也回首葛巾任其低者隨意自適也病枕真得所依矣

籬弱門何向。沙虛岸只摧。二句日斜魚更食。客散鳥還來。舍北

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哀。四句

天涯稍曛黑。倚杖更徘徊。晚景

籬以支門。籬弱則門誰向。沙以支岸。沙虛則岸只摧。日斜而見魚食者。魚晚飢也。客散而後鳥來者。鳥避人耳。寒水原定其光。若搖秋山何哀。其聲偏苦。未幾天涯曛黑。倚杖徘徊。意何為者。始而隱几看雲。繼而吟詩回首。終而倚杖徘徊。我資僻遠。興清深如此。病枕終得所依矣。

溪上

峽內淹留客。溪邊四五家。二句古苔生迳地。秋竹隱疎花。

二句溪上景。塞俗人無井。山田飯有沙。二句溪上事。西江使船至。時

復問京華。二句溪上情。

此客何客。乃淹留客也。今世淹留客。依此四五家。則此淹留客。竟家。非盡淹留客。乃淹留客。依此四五家。則此淹留客。竟為四五家中一人矣。溪上地。逼古苔。獨生。溪上花。稀。秋竹。偏。隱。惟是塞俗。無井。幸而家在溪邊。活水得免。山飯有沙。幸而人住溪邊。漸米無憂。况溪連大江。使船時泊。京華消息。訪問可知。誰謂峽內淹留客。耳目止於峽內。溪邊四五家。所見聞。不出四五家哉。

中夜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二句長為萬里客。有愧百年身。

二句望北。故國風雲氣。高堂戰伐塵。二句望北。胡雛負恩

澤。嗟爾太平人。二句望北。辰之故。

當此中夜。江山寂歷。危樓中人。惟有北辰。可依。彼北辰為君象。若之何。長為萬里客。終遠北辰。即我身遠北辰。想故國風雲。其氣未靖。高堂戰伐。其塵未清。顧此故國。

高堂正我所望北辰之處昔年全盛彼都人士生長太平何至於今風雲戰伐擾攘未已揆厥禍源痛心切齒於祿山之負恩澤也流離客子瞻望北辰爲此故耳

復愁十二首

公未嘗有釋愁之日云復愁者愁反覆未有已也非曾釋愁復愁之謂乃前已愁復愁之謂

人煙生僻處地險虎跡過新蹄境險野鶻翻窺草物機險村船逆

上溪人事險

煙生僻處人稀矣虎過新蹄虎未遠也翻身窺草物有殺機逆水上船人有危機故可愁

釣艇收緝盡愁在盡字昏鴉接翅稀愁在稀字月生初畫扇愁在初字雲

細不成衣愁在細字

收緝盡不復有爲矣接翅稀無枝可棲矣月初生光明不能普被雲猶細覆庇豈能及物故可愁

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何二句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

合二句

今日萬國寇亂未平我故園亦在萬國內未知今日若何耳我自華州歸東都時故園之人相識已少故園之地戰伐已多數年來必有甚於疇昔者焉得不愁

身覺省郎在家須農事歸二句年深荒草徑老恐失柴扉

歸之故

省郎尚在似可趨朝然今日思歸者非爲趨朝爲農事也今不歸農年益深草徑終荒人愈老柴扉竟失愁彌甚耳

金絲鏤箭鏃皂尾掣旗竿二句一自風塵起猶嗟行路難

不足武備

金絲箭。皂尾旗。皆武備也。金絲皂尾。器非不精。乃風塵一起。行路為難。武備不足。恃矣。此往事之可愁者。

正觀銅牙弩。開元錦獸張。二句花門小箭好。此物棄沙場。

二句得新棄舊之感

祖宗設弧矢。以威天下。以言貞觀自有銅牙勁弩。即言開元亦有錦獸張。焉用花門小箭為。自肅宗用回紇兵以討賊。遂以花門小箭為好。使先朝法物盡置不用。亦可傷也。○當年朝廷棄老成。任新進。舊臣宿將盡置廢斥。少年後生得時用事。公特寓感於花門箭。按史收東京時。郭子儀戰不利。回紇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花門小箭。此一証也。弩以足踏者曰蹶張。

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愁在不肯休閭閻聽小子談笑覓封侯。

二句不肯休之故

花門小箭雖好。亦何嘗盛。朝廷用兵。自不休耳。因而人心競武。閭閻小子皆翹翹然。有封侯之想。以為談笑可覓。

恐賊平寵衰。奏留薛嵩等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正是干戈不肯休意。公於明皇時武備廢弛。則曰將軍不好武。釋子總能文。於代宗時人心喜亂。則曰閭閻聽小子談笑覓封侯。

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榮華。四句諷辭

今日朝廷何如。意者馬駕鼓車。示不復用。而况河北諸將。入朝后。各享茅土。已覺榮華。亮無勞遣師問罪哉。○唐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識者傷之。此曰無勞問河北。何也。亦屬諷辭。即有感章大君先息戰。夔府二章人憶止戈。鍾講殿。闕書帷等句意。

任轉江淮粟。休添漢苑兵。二句由來貔虎士。不滿鳳凰

城二句當裁之故

裁兵自禁軍始。蓋兵多則餉匱。今日朝廷粟米取給江淮。以贍鎮兵。且不足。我意江淮之粟。任爾轉輸。禁苑之

兵休得添設。所以然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由來鳳城不煩虎旅。不獨清宿衛。亦以省支給也。○當時漕運。取給江淮。故史有唐得江淮財。濟中興之語。劉晏均節賦。役。每歲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若使宿衛冗軍。不裁。立見其匱也。此獨孤及有傾天下之財。給不用之。兵等語。至唐制府兵。有為兵之利。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藏於民。最為近古。自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更番上下。兵農遂分。乃神策軍。尤為非古。時魚朝恩以神策軍屯禁中。分為左右。兩居北軍右。公曰。由來虎士。不滿鳳凰城。隱述祖制。以諷時事。其後中官典兵。卒以亡唐。

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巫山猶錦樹。南國且黃鸝。

承火雲句

江上秋色未嘗不同。江上火雲終不肯去。亦秋色。所以巫山錦樹。原多赤葉。終不移。所以南國黃鸝。其啼聲尚似初。夏也。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酒無錢。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

賒二句無錢有酒

陶彭澤東籬把菊。千古快心。至今思之。猶恨其無錢買酒。空對菊花耳。如今九日已至。有酒可賒。亦似彭澤無錢。異於東籬無酒。何恨之有。

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

魚二句以趨朝釋愁

病減。則詩宜工。其如仍拙。何吟多。則意宜竭。豈知意有餘也。我雖老病。趨朝之興。尚未能忘。世人莫道江總歸老。已成白頭。須知賞時銀魚。至今猶在。何愁之有。○復愁十二章。結穴於此。是以望治意。迫為趨朝想也。

搖落

搖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舟。

之境 驚費義之墨貂餘季子裘長懷報明主臥病復高秋四句

搖落之感

草木搖落。巫山秋暮矣。况江水初寒。亦向東北長流乎。當此烟塵未靖。戰鼓連天。風浪方興。行舟絕迹。何以遣此。或者文章可經國。乃雖有筆墨。不過換鷺之資。或者旅况不甚貧。乃黃金已盡。祇有敝貂之剩。若論此心。長懷報主。豈料年年臥病。忽忽高秋。雖有長懷。空縈方寸。亦付之搖落。一歎而已。○公善書。壯遊詩云。九齡成大字。此詩驚費義之。墨亦學書無用意。

○九日五首

五章為一時之作。隨興所至。體各不同。首思弟妹。次思君。三思故友。四思故國。末總結。

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二句承起竹葉於人既無。

分菊花從此不須開。二句承殊方落日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雁來。承弟妹蕭條各何在。干戈衰謝兩相催。承登臺。

首章着眼弟妹蕭條各何在。一句。重陽之酒。堪酌也。今舉目何人。不過獨酌。况抱病亦不得已。強登江上臺耳。夫酒難獨酌。重陽而獨酌。竹葉雖清。即謂無分可也。酌酒看花。竹葉既無。分紛紛菊花。又為誰而開哉。此時登臺。西日已落。玄猿之哭。不知何處。清霜早飛。白雁之來。又是幾行。玄猿哭我。安得不哭。白雁來弟妹何以不來。遙想弟在一方。妹在一方。不能來者。多為干戈之故。不能往者。又因衰謝之年。干戈衰謝。兩兩相催。登臺所感。始於弟妹。有如此。○思弟妹。思君。思故友。思故國。皆在登臺一望中。故首章以此句起。曰抱病起登江上臺。末章以此句應。曰百年多病獨登臺。

舊日重陽日。傳杯不放杯。即今蓬鬢改。但媿菊花開。四句承前

竹葉菊 北闕心長戀。西江首獨回。茱萸賜朝士。難得一枝來。四句發明前截意

昔重陽何嘗獨酌亦曾傳杯飲矣此日看花不傷蓬鬢
今傳杯無分雙鬢飛蓬我云菊花從此不須開誠愧之
至耳所以然者身在西江心依北闕雖蓬萊日遠尚有
丹心奈巫峽終羈空回白首當此九秋令節正至尊頒
賜茱萸之日我昔叨侍從繼授郎官若論朝臣亦應沾
賜但自分放廢禮數久絕又安得茱萸一枝
向日邊來哉登臺所感次及君父有如此

舊與蘇司業兼隨鄭廣文采花香泛泛坐容醉紛紛又承上章

傳杯四野樹欹還倚秋砧醒更聞以上歡娛兩冥冥西北

有孤雲二句感今

三章着眼舊與蘇司業二句我舊與傳杯共飲者何
人蘇司業外又有鄭廣文矣我與為登高之會采花則
香泛泛此日菊花何必不開坐客則醉紛紛此時竹葉
何嘗無分既醉矣挈挈野樹欹而還倚既倚矣何處秋
砧醒而更聞舊與故人歡娛如此今兩人長逝俱成冥
冥西北一望但有孤雲登臺所感次及故交有如此

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滙源他時一笑後今日幾人存承蘇

遊說同巫峽蟠江路終南對國門繫舟身萬里伏枕淚雙痕

為客裁烏帽從兒具綠尊佳辰對羣盜愁絕更堪論八句他鄉

感之

四章着眼終南對國門一句我與蘇鄭舊日采花故
里杜陵之樊川菊是也登高亦即在素滙源耳此時一
笑不知難得此時幾人自謂百年誰料一笑竟成隔世
幾人遂零落殆盡乎故人已矣故國還在雖竄身巫峽
江路空蟠乃遙想國門終南在眼無奈孤舟一繫臥病
經年何今日客中裁帽不似參軍兒輩呼尊已無酒伴
可憐九日對此羣盜夫羣盜可恨心事堪論夫豈投老
巫峽終置故國勿問耶登臺所感終及故國有如此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
盡長江滾滾來四句總收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

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四句總收九日感懷

末章總收。猿啼斷腸矣。嘯則更哀。身飛遠去矣。回復何意。風急天高際。不獨猿嘯哀耳。落木無邊亦蕭蕭。交下。渚清沙白間。不獨身飛回也。長江不盡亦滾滾。爭來當此萬里他鄉。一身老病。江上之臺。何忍獨登哉。坐使雙鬢蕭條。繁霜頓滿。平生耽酒。至是潦倒新停也。竹葉於人既無分。則一停傳杯不放。杯不可復得。則又停蘇。鄭逝而酒徒寂寞。則又停從兒具綠尊。而佳辰對羣盜。則終於停然。則重陽獨酌杯中酒。亦潦倒新停濁酒杯。耳。萬感交集。何能已已。○相傳九日五首。缺一首。趙蔡以此章足之。予詳五首語意。原自聯貫。故湯為總闡。

季秋江村

喬木村墟古。疎籬野蔓懸。

二句素琴將暇日。白首望霜天。

江村

素琴將暇日。白首望霜天。

二句

登俎黃柑重。支牀錦石圓。遠遊雖寂寞。難見此山川。

四句

江上村墟喬木何古。村墟野蔓。素琴將暇日。白首望霜天。亦覺有情。惟是俎無他物。登甘獨重。牀已折脚。支石偏圓。寂寞甚矣。然我遠遊之意。原在山川。若非遠遊。此巫山巫峽亦焉得而寓目也。○公方圖出峽。反曰難見此山川。則知出峽之故。非為山川不可居。公峽中覽物詩言之矣。形勝有餘。風土惡。

杜詩闡卷二十七 終

上詩闡卷二十七

三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夔州詩 大曆二年

暮歸

題曰暮歸實歎故園不得歸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誰

家搗練風淒淒四句暮歸景物南渡桂水闕舟楫北歸秦川多鼓

鞞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四句暮歸情事

梧葉經霜而黃。白鶴亦次第而棲。此時白帝城頭更聲
早發。乃擊柝之際。夜烏復啼。白鶴棲客子亦入門。雖則
入門。依然客子也。月徒皎皎耳。夜烏啼。搗練之聲亦急。
雖則搗練。不知為誰授衣也。風誠淒淒矣。我暮歸時。聞
見如此。然我心所期者。將欲下江陵。南渡桂水。由桂水
北歸秦川。始稱我意。必舟楫具。然後可南渡。必鼓鞞息
然後可北歸。舟楫闕。鼓鞞多。將南渡北歸之意。終何日
稱我本客子。暮入門朝出門。何日不杖藜也。明日杖藜
還復看雲。我雖不得南渡。且看雲之南行。我雖不
得北歸。且看雲之北往。年過半百。稱意早何日哉。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

東京之選。昔年朝廷以歲旱穀貴。選人路費不給。通其法於洛川。大曆猶循其例。倉曹貧者宜赴此選。

君行別老親。此去苦家貧。藻鏡留連客。江山憔悴人。四句送赴

東京選。秋風楚竹冷。夜雪鞏梅春。朝夕高堂念。應宜綵服新。四句

倉曹貧者何有此行。昔年家貧。藻鏡養耳。此去起選。有待於選司者之藻鏡。他日留連。固不免也。此行別親遠。涉夫陟岵者之江山。今日憔悴。亦可知也。去日秋風親舍之地。楚竹已冷。到時夜雪。東京之處。鞏梅已春。秋而忽冬。冬而又春。歲月屢更。門閭應倚。屈指此際。亦宜釋褐就選。衣綵服歸省老親也。

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婁舊莊

平居喪亂後。不到洛陽岑。為歷雲山問。無辭荆棘深。四句憑倉

曹覓舊莊。北風黃葉下。南浦白頭吟。十載江湖多。茫茫遲暮心。憑倉

四句述將書覓莊意
我舊莊在洛陽土婁。喪亂以來。久不復到。雲山深處。荆棘可知。幸倉曹有赴選之役。得乘便將我書也。彼舊莊有人主守。倉曹為我歷雲山而訪問。縱使舊徑難尋。無辭披荆涉棘。深入其地。在彼廬墓之處。北風蕭蕭。黃葉應滿地也。在此留滯之人。南浦悠悠。白頭空自吟耳。止因十載漂泊。歸計茫茫。豈曰江湖之客。終遠土婁。遲暮

之心竟置荆棘勿問哉。○柳子厚謫永州致書許京兆
拳拳於善和里杜少陵客夔州寄書孟倉曹殷殷於土
婁舊莊其情一也。

耳聾

生年鵲冠子歎世鹿皮翁

二句耳聾之由

眼復幾時暗耳從前月

聾

二句耳聾

猿鳴秋淚缺雀噪晚愁空黃葉驚山樹嗥兒問朔

風

四句耳聾情景

彼鵲冠子老而忘年我之生年已如此子彼鹿皮翁隱
居菑川免於陷溺我之歎世亦如此翁生年如此不已
老乎歎世如此有何樂乎宜眼先暗不幸未暗尚見天
下人也宜耳亦聾幸而早聾不聞天下事也即如聽猿
鳴則下淚聞雀噪則添愁耳之累人者多如此類今猿
自鳴雀自噪我之秋淚晚愁則已缺已空所恨日未暗
睹落葉忽驚且喜耳先聾并朔風不覺也○鳥雀噪行
人至何以曰愁有時不驗則愁問朔風正為不聞落葉聲

小園

由來巫峽水本是楚人家

二句小園之處

客病留因藥春深買為

花

二句小園之故

秋庭風落果灑岸雨頽沙問俗營寒事將詩待

物華

四句小園之事

巫峽楚地其為楚人家舊矣我非楚人留此小園者客
病因可蒔藥耳買此小園者春深為可種花耳今日果
落隨風樹宜培也沙頽因雨墮宜防也此皆寒事既為
楚人則有楚俗及今問俗而營將來物華竟可吟詩以

待矣

夜

絕岸風威動寒房燭影微

二句夜

嶺猿霜外宿江鳥夜深飛

哀

獨坐親雄劍哀歌歎短衣煙塵繞闔闔白首壯心違

四句
夜感

風來絕岸燭影在有無間如何嶺上哀猿霜天獨宿江
邊孤鳥靜夜還飛也我其似之此時張華雄劍顧影獨
親寧戚短衣哀歌誰和而况闔闔之間烟塵未靖庶幾
撫雄劍着短衣為天子掃煙塵清閭闔烈士暮年壯心
不已無奈平生意
氣白首坐消也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忽忽峽中睡悲風方一醒西來有好鳥為我下青冥羽毛
淨白雪慘澹飛雲汀既蒙主人顧舉翮唳孤亭持以比佳
士及此慰揚舲以上借好鳥以
叙判官之來清文動哀玉見道發新硎
欲學鷓鴣子待勒燕山銘誰重斬郅劍致君君未聽以上
叙判

官見贈之詩以見
志在麒麟閣無心雲母屏卓氏近新寡
欲有為而未遇

豪家朱門扃相如才調逸銀漢會雙星客來洗粉黛日暮
拾流螢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以上叙判官
得新娶之賢老夫自汲

澗野水日泠泠我歎黑頭白君看銀印青臥病識山鬼為

農知地形誰矜錦帳坐苦厭食魚腥以上自叙應上志
在麒麟閣一段東

南兩岸圻橫水注滄溟碧色忽惆悵風雷搜百靈空中右

白虎赤節引娉婷自云帝里女嘆雨鳳凰翎襄王薄行跡

莫學令威丁一作冷
如丁千秋一拭淚夢覺有微馨人生相感

動金石兩青熒以上借鳳凰遼鶴以比新婚
之女應還忽忽峽中睡一段丈人但安坐

休辨渭與涇龍蛇尚格鬪灑血暗郊坰我聞聰明王治國

用輕刑銷兵鑄農器今古歲方寧文王日儉德俊乂始盈

庭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萍

以上勉判官出而致君
應還清文動哀玉一段

我今忽忽然峽中方睡風來忽醒蓋有為也因見西來
好鳥乘風鼓翼為我而下青冥耳此鳥羽毛如雪其情
慄澹當其飛來欲邀顧盼及其既顧舉翮不留鳥真好
矣持比判官亦足慰其揚舩之心為我少住否判官所
贈詩清文朗朗如扣哀玉見道鑿鑿如發新矐正當摩
厲以須何為忽發鴟夷之想雖欲揚舩而去其如正待
燕然之銘所可惜者有斬郅支之劍即燕然不難勒乃
欲致之君君未肯用也今方新娶在判官雖學鴟夷之
泛五湖其志原在麒麟閣上雖慕五湖之載西施其心
豈在雲母屏風琴心之挑必無之也止因卓氏新寡朱
門乏耦慕長卿才赴牛女期耳而况甘貧洗孟光之脂
粉勸讀拾車胤之流螢其賢如此臨叩之事何必諱言
若老夫者躬汲澗泉親操井臼自歎白頭豈有雙星之
慕羨爾銀印正諧雲母之綠臥病而山鬼為鄰學農而
地形徒識郎官錦帳曾坐誰憐楚澤魚腥非魴奚慕老
夫已矣判官遇合更有甚奇者我見兩岸坼而橫水注
碧雲動而風雷起始焉峽中睡悲風來正其時也遙見
空中白虎引節遂有神女來自帝鄉蓋判官為好鳥之
感仙鶴得比鳳凰彼襄王今歲不過夢幻恍惚之事傳
之猶為佳話今日臨叩遇合猶是人間嘉耦且夫人生
感動金石青瑩判官固無心於雲母屏亦有志於麒麟
閣矣判官但坐且漫揚舩處今之世清濁無分龍蛇正
鬪側聞聖天子聰哲仁慈省刑息戰天下務本又安有
日儉德章師濟集判官乘此少壯出而致君榮華曷有
極耶豈若老夫魚腥雖厭還食楚江之萍也○雲母屏
切新婚趙飛燕亦遺女弟昭儀雲母屏風註家必引鄭
弘事殊迂○儉德為中典之本伊尹訓太甲曰慎乃儉
德公於代宗有感章曰不過行儉德提封章曰何如儉
德臨往在章曰君臣節儉足至是始曰文王月儉德每
飯不忘君父於此等處見之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迴。石出倒聽楓葉下。櫓
搖背指菊花開。四句叙秘書之來貪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

命催南極一星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台

四句赴相公幕

秘書彩鷁自成都來一時巫峽崢嶸秋濤雄壯天地為旋轉矣舟行巫峽中石出嵯峩楓葉在上者倒聽其落舟行秋濤中櫓搖迅速菊花在後者背指其開此行何汲汲哉良由貪趨相府恐失佳期也相公於六月自成都入朝是南極一星方朝北斗今日想見五雲深處相公已作三台星秘書入幕正在五雲三台處矣○鴻漸平蜀資秘書謀入朝辟用故有此行灑灑堆冬水落則石出

贈李秘書別三十韵

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反氣陵行在妖星下直廬六龍
瞻漢闕萬騎畧姚墟玄朔回天步神都憶帝車一戎纔汗
馬百姓免為魚通籍蟠螭印差肩列鳳輿事殊迎代邸喜
異賞朱虛寇盜方歸順乾坤欲晏如以上叙秘書不才同

補衣奉詔許牽裾鴛鴦叨雲閣麒麟滯玉除文園多病後

中散舊交疎飄泊哀相見平生意有餘風煙巫峽遠臺榭

楚宮虛觸目非論故新文尚起予以上叙與李相見之由 清秋凋碧

柳別浦落紅蕖消息多旗幟經過歎里閭戰連唇齒國軍

急羽毛書四句蜀事 幕府籌頻問山家藥正鋤公自在秘書比臥青城山中

台星入朝謁使節有吹噓西蜀災長弭南翁憤始攄對敷

抗士卒乾沒費倉儲勢藉兵須用功無禮忽諸御鞍金駉

裏宮研玉蟾蜍拜舞銀鈎落恩波錦帕舒以上叙秘書入朝 此行

非不濟良友昔相於去掉依顏色沿流想疾徐沉綿疲井

日倚薄似樵蘇乞米煩佳客鈔詩聽小胥杜陵斜晚照瀟

水帶寒淤莫話清溪髮蕭蕭白映梳

以上自序
兼送李

猶憶往時秘書官中書省之右補闕扈上蹕於建元初也先是祿山反氣直陵行在葦李妖星竟下直廬上皇出奔瞻漢闕而已遠肅宗駢蹕畧姚墟而未平已而大駕還帝車返戎衣一著民免其魚秘書此時通籍承明差肩侍御在秘書佐肅宗原殊周勃之迎代邸即肅宗眷秘書亦異文帝之賞朱虛寇盜息乾坤平秘書扈蹕之功如此我時同官亦叨扈從乃牽裾櫻怒竟出司功鴛鴦不終麒麟亦滯遂使文園病久中散交疎幸而漂泊餘生重來相見平生生意氣尚未消磨惟是巫峽關山風烟浩渺楚宮臺榭雲雨荒涼故舊久矣無人起予幸而有作當此碧柳凋紅蕖落蜀中多故草堂再墟夔當唇齒之交尤屬羽書之急幸而相公出鎮秘書劾謀既輸前席之籌遂種青城之藥而忽蒙薦辟今日復有此行也台星入謁使節吹噓意在長弭蜀災方使南翁快意在秘書揣摩有素練達多年此行以地方情形入告必將論蜀中之師已老何以使其不挫蜀中之財已匱何以使其不竭勢之所藉非兵不克功之所無在禮宜除則勢不誦而兵情實不濫而費省矣似此入對必膺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

寵渥徵黃漸權宜借寇頻湖南安背水峽內憶行春以上送韋

赴湖王室仍多故蒼生倚大臣還將徐孺榻處處待高人

勉之

漢潁川太守黃霸徵入為京兆尹中丞前刺峽州朝廷之寵渥矣是為徵黃之漸今日借寇量移湖南亦權宜耳所以借寇者只因湖南之地形勢背水地屬險要界接夷獠非中丞不足安之况峽內行春政聲素著今日

湖南之役舍中丞其誰哉若論王室如此多故中丞亟宜內召惟是蒼生至賴大臣今日且為岳牧尤望此行得人共理如徐孺子者何處無之中丞能為陳蕃則王室蒼生胥賴微黃之漸真不遠也

○聞惠子過東溪

惠子白驢瘦歸溪惟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四句傷之

崖蜜松花熟山杯竹葉春柴門了生事黃綺未稱臣四句慰之

惠子病矣白驢亦瘦今歸東溪惟一病身彼明明在上監亦有光豈無老眼分別賢否斯人何人困於空谷謂無老眼可也今歸東溪遙想崖上松花蜂蜜已熟山間竹葉杯酒生春柴門生事不過如此黃綺事業竟何如哉乃終困空谷以未稱臣老傷哉惠子

大覺高僧蘭若

公自注和南去冬往湖南

巫山不見廬山遠松林蘭若秋風晚二句一老僧鳴日暮

鐘諸僧尚乞齋時飯香爐峯色隱晴湖種杏仙家近白榆

飛錫去季啼邑子獻花何日許門徒六句分應首二句

巫山為和尚所居今往廬山為廬山遠公矣和尚已遊廬山顧此巫山松林蘭若猶在也所留門徒其一老暮鐘猶鳴其諸僧齋飯還乞和尚不在蘭若清嚴如此遙想廬山此遊和尚踏爐峰過杏林洵足樂矣豈知去冬飛錫出門時邑子已欲噓不禁今秋風已晚為門徒者方獻花以待也○廬山有香爐峰董奉杏林亦在其處白榆星名此地有落星湖故曰近白榆漢書于定國薦邑子於尹翁歸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夫人公自注陽城王衛伯

也王

衛幕銜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戴慈親富貴當如此恩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名新紫誥鸞回

紉清朝燕賀人以上叙 遠傳冬笋味更覺綵衣新奕葉班

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委曲承顏體

騫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書麒麟以上述其慈孝

衛將軍之幕銜恩已重潘安仁之黨送喜又頻蓋由郡王有濟時之才成功衛幕所以太夫人有錫號之典頻

御潘輿在郡王富貴不過尋常然似此尊榮已超夷等其封陽城也土地依舊其加鄧國也大名已新字繞回

鸞驚看紫誥人趨燕賀羣頌清朝恩命如此夫豈倖致蓋由母慈子孝子尤移孝作忠也惟王季母已供冬笋

復舞綵衣惟母教子已似班姑更如孟母母之義方嚴矣詞翰尤美子之承顏至矣報主復殷是孝且兼忠麟

麟雙美古今以來可多得哉

可歎

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古往今來共一時人

生萬事無不有泛起 近者扶眼去其夫河東女兒身姓柳

丈夫正色動引經四句叙可 艷城客子王季友羣書萬卷

常暗誦孝經一通四句叙季 看手貧窮老瘦家實履好事就之為

攜酒友之貧 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為賓客敬頗久聞道

三年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口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

覆看已醜明月無瑕豈容易紫氣鬱鬱猶衝斗八句言李勉識季友

時危可仗真豪傑二人得置君側否二句為一篇之主 太守頃者

領山南邦人思之比父母王生早會拜顏色高山之外皆

崕嶺用為義和天為成用平水土地為厚王也論道阻江

湖李也疑丞曠前後死為星辰終不滅致君堯舜焉肯朽

我輩碌碌飽飯行風后力牧長回首

以上正言兩人可置君側

天地間事變幻多矣如浮雲然忽白衣忽蒼狗何常之有古往今來大率如此未有如河東女兒之去其夫者然不足以及累丈夫蓋丈夫正色動引經典雖變不失其常耳 酆城王季友是矣季友默識羣籍尤熟孝經惟是家貧賣屐人頗忽之止有一二好事者攜酒相就敬信之者惟豫章太守李勉引為賓客耳季友作客三年不鳴不躍疑其無能為也太守信之益篤由此觀之丈夫苟正色引經如王季友者雖人間多反覆之事有似乎醜而於明月之光未嘗有玷酆城劍氣自冲牛斗合而南其邦人比諸父母王生早曾相識覺餘子總屬卑卑以置君側為義利天不難成以置君側平水土地應增厚以置君側而論道王也何愧惜乎猶阻江湖以置君側而為疑丞李也何忝惜乎猶曠前後夫申呂嶽降傳說列星上為星辰下為公輔二子皆星辰有致君堯舜之志者縱使不置君側亦當在霄漢間與星辰終不滅焉肯沒沒以老與草木同腐者况二子不獨義利乃黃帝時之風后力牧若我輩碌碌無為徒飽飯行風后

自漢西荆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

着眼且移二字且者不定之辭先是公種稻東屯故有此移

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平地一川穩高山四面同

四句地利

煙霜淒野日秔稻熟天風人事傷蓬轉吾將守桂叢

二句人事

東屯界白鹽赤甲間其地平坦百頃若案而一川甚穩繞此平地者四面皆山也地利若此天時何如日本蹊者交以煙霜而淒冷至於萬物風以散之散則物具成形漸進於熟也地利天時無可傷者可傷惟人事耳

一歲中春赤甲夏灑西秋又東屯如蓬之轉靡有定根
今將卜桂叢而守未卜東屯果桂叢否○東屯前帶清
溪後枕崇崗樹林
葱蒨故稱佳叢

東屯復灑西一種住青溪來往兼茅屋淹留為稻畦四句自灑

西移市喧宜近利公自注西居近市巽為近利市林僻此

無蹊若訪衰翁語須令賸客迷四句言東屯之僻

我移居東也猶灑西耳蓋一種青溪東西若分青溪原
一况兩處茅屋來往可兼惟此地稻畦淹留有故其曰
桂叢者蓋灑西市喧利則近矣我非近利者若東屯林
僻并亦無蹊無蹊并無客倘有來訪老翁者如問津人
迷踪而去
真桂叢哉

道北馮都使高齋見一川子能渠細石頂都使句我亦沼清泉

頂高齋句枕帶還相似柴荆卽有焉又分承上二句所畚應費日解纜

不知年能出峽

賸客迷矣道北止有馮都使耳我於高齋見其踞一川
之勝然都使自都使我自我一川可共則共之都使暨
石為渠若一川之勝都使專之不知清泉之水我亦自
然能沼也惟此一川在我枕帶故此柴荆卽有清泉蓋
亦隨人位置耳今秋秔稻雖熟來
歲斫畚正煩我之解纜果何日也

牢落西江外參差北戶間久遊巴子國臥病楚人山四句移居

東屯幽獨移佳境清深隔遠關二句美東屯之居寒空見鴛鷺回首

想朝班二句思歸朝

我意在解纜耳今猶未能故且任西江開北戶而望也
但我非巴人楚客乃久遊而臥病茲土者或者林僻無
蹊路迷少客為幽獨之故或者高齋對川清泉可沼為
清深之故豈知巴國楚山終難投老長安杜曲是我思
存彼寒空上泛泛者是鴛鷺夫鴛鷺為朝臣班
列觸目寒空不禁回首何日解纜復我朝班耶

簡吳郎司法

吳郎是公姻眷時假居灋西司法其官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灋西頭古堂本買藉疎豁借

汝遷居停宴遊四句安雲石熒熒高葉曉風江颯颯亂帆

秋二句承却為姻姪過逢地許坐層軒數散愁二句承

吳郎自忠州來我已遣騎往迎安頓其私人於灋西追維春間買此古堂本為巫峽擁塞之故此地疎豁藉以自遣非謂不可居而棄之今日假汝誠念汝自忠州來道途勞頓於此休息耳不見古堂前高葉當曉雲石熒熒古堂外亂帆當秋風江颯颯似此疎豁極不忘之今汝遷此我忝姻姪有時過從肯許坐我層軒挹疎豁散愁懷否也

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祇

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使插疎籬却甚真六句總

撲棗任西鄰意已訴徵求貧到骨更思戎馬淚沾巾二句是呈

我灋西堂前向植棗樹有西鄰婦嘗來撲棗彼王吉婦取棗啖吉去之西鄰婦任其撲棗者誠憐其無食無兒一婦人耳無食則困無兒則窮困可言窮不可言無子日獨無夫日寡寡獨為窮民西鄰婦既無食又無兒又是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撲棗之事緣其恐懼轉須親之使得安心撲棗耳但吳郎遠客西鄰婦得毋以遠客為嫌不來撲棗是西鄰婦能以禮自守然以此防遠客亦屬多事雖則多事在吳郎以其防遠客故插疎籬以分別之假使如此西鄰婦竟不得復來撲棗似此分別過於真矣當撲棗時此婦已訴困窮之苦多因縣官徵求一貧到骨我思徵求之故又因戎馬未息吳郎他日出為困窮請命當思天下如此西鄰婦者不少尚留心民瘼哉○前章曰許坐層軒此章曰使插疎籬想吳郎徧哀者

題栢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

叔父朱門貴郎君玉樹高二句領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

騷江漢終吾老雲林得爾曹哀絃繞白雪未與俗人操

從來朱門不足累子弟患子弟不為玉樹耳今朱門自貴玉樹自高朱門玉樹何嘗兩妨乃栢氏兄弟去朱門

即山居者為讀書故山居內裘馬既遠所精典籍內文雅既爛兼涉風騷我於江漢上終老誰依乃於雲

林間得爾後進栢氏兄弟地望為玉樹文章亦白雪夫白雪豈俗人之謂即俗人亦安得而操此耶

野屋流寒水山籬帶白雲靜應連虎穴喧已去人羣四句

壁筆架霑窓雨書籤映夕曛二句山蕭蕭千里馬箇箇五

花文二句栢氏兄弟

山居則非朱門而為野屋野屋則稱山居宜有山籬此間寒水往來白雲起伏幾與虎穴為鄰已覺人羣都絕

虎穴可畏人羣可厭其入人羣則寧鄰虎穴靜喧不同也既精典籍又涉風騷則筆架書籤皆山居有事栢

氏兄弟工苦如此豈真老於野屋疎籬白雲寒水為山居人物者皆千里馬五花文今日玉樹生於朱門他年

朱門即此玉樹郎君勉哉○霑窓雨暗用漂蕪事映夕曛暗用映雪事

潭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空勒銘二句徵君已去獨松

菊哀壑無光留戶庭二句即北予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

處必須經高車駟馬帶傾覆悵望秋天虛翠屏四句

南極有老人星見則王治安今日亂離尚未可見不見而隱仍不失為老人星假使南極老人果能自有其星

彼北山移文又誰勒銘而謂耶無奈南極老人如潭山人者已就徵而去此隱居之地所存者獨松菊耳戶庭

耳幾令哀壑笑人矣夫治亂在世出處在人予見亂離豈不欲出亦無可奈何不得已棲遲於此子年已老閱

歷應多。夫豈不知出處之道，必須經歷，後動乃漫然就。徵北山移文，周顛後，又將在子矣。夫福兮禍所倚，朱丹其轂，適以赤我之族。校書未已，而高閣投天，洛幾時而鶴唳慟。此時回首，玄亭問字之處，崑陰讀書之臺，雖欲從之，何可復得。此神武門前，弘景之冠，早挂秋風。江上張翰之舟，遂歸非惡。高車駟馬，非戀秋天翠屏。誠知今日高車駟馬，與傾覆接踵。他年秋天翠屏，雖悵望靡從耳。覃山人既為老人，何其昧於出處如此。○自有星三字，何等身分，自有不至傾覆，傾覆不復自有。

栢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身巖居。

二句栢學士茅屋

古人已用

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晴雲滿戶團，傾蓋秋水浮。皆溜

决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六句言其讀書茅屋

學士佩銀魚，乘白馬，今焚者焚却者却，身隱巖居，何為哉。東方朔曰：三冬文史足用，古人用三冬而已足。今學士九年少，且開萬卷，而肯於今人，何多讀書。想見茅屋內，晴雲滿戶，若傾蓋之團，茅屋下，秋水浮塔，為决渠之溜，學士為此，雖不貪富貴，若論富貴，必從勤苦，世亦不必五車書而富貴者，命為男兒，當不如是。

東屯月夜

抱疾漂萍老，防邊舊穀屯。春農親異俗，歲月在衡門。

四句東屯

青女霜楓重，黃牛峽水喧。泥留虎鬪跡，月挂客愁村。喬木

澄稀影，輕雲倚細根。數驚聞雀噪，暫睡想猿蹲。

八句東屯月夜

轉東方白，風來北斗昏。天寒不成寐，無夢寄歸魂。

四句感懷

老病漂萍，移居東屯者，為春日務農淹留，歲月耳。仰見霜飛，秋深楓老，俯聽峽轉，石觸聲喧，况虎跡留泥，客村挂月，蒼蒼喬木，霜葉稀疎，裊裊輕雲，石根微細，數驚有故，為憐棲雀無枝，假寐何從，但想蹲猿穩睡，未幾舉頭見日，東方漸轉，長安不見，北斗旋昏，天寒則不寐，不寐則無夢，無夢則歸魂誰寄哉。○石為雲根，細根小石也。

東屯北嶮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二句空村惟見鳥落日未逢人

二句正見步壑風吹面看松露滴身遠山回白首戰地有

黃塵四句正見

生逢盜賊浮生已困乃朝廷以盜賊故干戈未息至誅求之迫雖異俗如東屯而亦不免所以北嶮空村止見鳥耳庶幾日暮有歸人而落日未逢真空村哉我行而步壑時來吹面之風立而看松止有滴身之露由北嶮回首豈無樂土無奈茫茫戰地到處黃塵浮生至此誠為困矣

夜二首

向夜月休弦燈花半委眠二句號山無定鹿落樹有驚蟬

二句暫憶江東鱸兼懷雪下船二句蠻歌犯星起重覺在

天邊二句

月何必弦我所見者燈花耳燈花亦半委落而成眠矣人則雖眠乃號山之鹿棲而不定落樹之蟬忽焉有驚是人亦未可高枕也眠時所憶者江東鱸如季鷹思家所懷者雪下船如子猷念友忽聞蠻歌已眠復起當其憶江東鱸如身在江東懷雪下船如身在山陰聽蠻歌而起重覺此身原在天邊天邊何地而堪久處亦何異於號山鹿落樹蟬也已○不宜然而然曰犯公用犯字都有謂將曉詩曰飄飄犯百蠻言老不可入蠻也對雪詩曰北雪犯長沙言北不可侵南也此曰蠻歌犯星起言夜不可冒曉也

城郭悲笳暮村墟過翼稀甲兵年數久承悲賦斂夜深歸

承村暗樹依巖落明河繞塞微二句斗斜人更望月細鵲

休飛挽首章

此時犯星而起不但聞蠻歌且聞悲笳不但聞悲笳且見過翼聽悲笳知甲兵之年數為已久見過翼歎賦斂

至...京而方歸况暗樹之影依巖已落明河之光繞塞亦微凡以月細故也前此憶江東懷雪下幾欲舍此而去今斗斜更望而見月光既細鵲且休飛我其終對燈花而眠哉號山鹿驚樹蟬亦為休飛鵲可矣○二章以月起以月收委眠休飛總是杜門高臥行路難意

茅堂檢校收稻二首

此於東屯檢校收稻之事

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頃間二句收稻之由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

山二句御袂侵寒氣嘗新破旅顏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

慳四句檢校收稻

東屯米冠蜀中稻為香稻其地百頃若案田為平田百頃之外屋宇無多平田之田雲水不礙惟是寒氣已侵御袂猶苦不免然而嘗新可得旅顏從此可破矣今日紅鮮之稻已保必有將來如玉之粒亮亦不慳凡此皆預必者

稻米炊能白秋葵煮復新誰云滑易飽老藉軟俱勻四句稻為

王葵為客種幸房州熟苗同伊闕新二句東屯之稻無勞映渠盃自有

色如銀二句玉粒之白

玉粒何如炊能白矣與稻同白者又有秋葵秋葵雖滑誰曰易飽亦藉玉粒軟勻宜於老人耳此玉粒之種自房州來者非如伊闕為我故鄉幸也房州之種無異伊闕莫白於車渠盃凡物未白者或借映於渠盃玉粒之色已自如銀渠盃之映真不必也

歸

此從東屯歸襄西

東帶還騎馬東西却渡船二句從東屯歸林中纔有地峽外絕無

天二句歸虛白高人靜喧卑俗累牽他鄉悶遲暮不敢廢

詩篇四句歸

白東徂西大江中隔故始馬騎馬繼須渡船既已渡船還須騎馬遂束帶上馬却去渡船也還灑西入林中林外皆山林中纔見其有地由林中望峽外峽中貫江峽外若疑其無天夫虛室生白高人自靜西居近市俗累宜牽猶賴詩篇足慰遲暮而已

秋野五首

秋野日疏蕪寒江動碧虛繫舟蠻井絡卜宅楚村墟四句

棗熟從人打葵荒欲自鋤盤餐老夫食分減及溪魚四句

事之

秋深一望野色疎蕪極目寒江碧虛搖動我繫舟於此夫豈得已即卜宅亦偶然耳所以棗熟矣從之自打何

必私為我物葵荒矣且復自鋤何必不如老圃夫卜宅在野既有葵棗乃繫舟臨江更有溪魚盤餐所餘何不惠及溪魚也○井絡夔之分野

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二句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

教一物違我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秋風吹几杖不厭北

山薇四句承易

承上章我繫舟卜宅苟安於此者識浮生之理無容強求耳我於葵棗溪魚使各得所者知一物之生難違其性也蓋人生本浮萍無住着昧者不察多所營求須知物情猶我性也順之則喜違之則怨苟順其性雖拳石盞水欣欣自得倘或違之則雖天地之寬江湖之大愁慄滿目所以水不期於魚林無心於鳥而樂者樂歸者歸惟深惟茂誠不違其性耳况於浮生豈樂貧病我老則甘之豈厭榮華是非則審之秋風几杖任其所如北山薇薇久而不厭誠識浮生之理也

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長二句掉頭紗帽側曝背竹書光

二句承禮樂攻吾短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稀疎小紅翠步履近

微香四句承山

以下三章隱承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二句意彼名教中有禮樂我雖老病豈敢自外但禮樂之攻我偏覺其短所以然者絕意榮華山林之興引我偏長也於此長則於彼短有不能相兼者彼紗帽竹書禮樂所寓今掉頭不顧曝背自如禮樂之攻我誠短矣若松若蜜山林所需今風落而收天寒而割山林之引興信長也至若秋花秋葉生意蕭疎駐展近之微香可襲既以掉頭曝背何妨駐履花間既已割蜜收松并此微香亦足戀云爾○禮樂山林原非兩局掉頭曝背無非禮樂無非山林割蜜收松山林經濟即禮樂經濟豈真禮樂短長

遠岸秋沙白連山晚照紅潛鱗輸駭浪歸翼會高風砧響

家家急樵聲箇箇同秋野飛霜任青女賜被隔南宮二句

承上章秋沙遠岸一片皆白晚照連山萬里胥紅秋沙處有潛鱗駭浪不及晚照時有歸翼從風自如而况節屆授衣家家刀尺時當落木箇箇樵聲鱗潛而鳥歸砧發而樵唱天寒矣霜飛矣我曾為郎南宮之被亦應叨賜自維貧病已却榮華南宮之

直宿無期樂松之賜被敢望哉

身許麒麟畫年衰鴛鴦羣接上南宮大江秋易盛空峽夜

多聞逕隱千重石帆留一片雲四句兒童解蠻語不必作

參軍挽合首

承上章南宮之被雖云隔也麒麟畫閣身曾許之往者身廁鴛羣朝班忝竊自傷衰老功名不終不亦辭榮華甘貧病與彼大江之上秋偏易盛不但駭浪高風也空峽之內夜獨多聞不但砧響樵聲也峽中有逕逕所隱者惟千重石耳江上有帆帆所留者如一片雲然至若參軍可作也乃見童居南久習蠻語亦何必如晉時

郝隆作蠻府參軍而始然哉。○細按五章當以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兩句為主。夫浮生有老少有貧病有榮華有是非或入世有禮樂或出世有山林或早歲登麒麟或暮年列鴛鴦揆之於理作平等觀物理亦不一矣。總欲俾其得所棄之熟葵之鋤成功者退魚之樂鳥之歸在天而行收松割蜜其候自然樵響砧聲及時自至稀疎紅翠亦有性情兒童蠻語無非天趣所謂難違者如此皇甫冉童穉解方言句本杜公兒童解蠻語

傷秋

林僻來人少山長去鳥微

二句虛籠全首

高秋收畫扇久客掩柴

扉懶慢頭時櫛艱難帶解圍

四句傷秋

將軍思汗馬天子尚戎

衣

二句傷秋時事

白蔣風颺脆殷檉曉夜稀何年減豺虎似有故

園歸

四句傷秋情緒

林僻則人踪稀少山長則鳥影微茫秋意堪傷哉况高秋却扇似我道之過時久客杜門亮人情之見棄所以

懶慢而少逢迎頭亦懶懶而多憂悔帶亦懶懶夫吾也收畫扇掩柴扉科頭却帶於長林下蓋將自安頽老不復有為豈知將軍捍圍汗馬方戰天子戎服宵旰未寧與言及此雖結髮束帶為將軍繆力天十分憂有不辭者其如白蔣風摧殷檉曉落秋又暮矣而豺虎未息故園難歸何○時吐蕃寇靈州朝廷詔郭子儀帥甲士鎮涇陽京師戒嚴是將軍汗馬天子戎衣

雨

山雨不作泥江雲薄為霧

二句雨

晴飛半嶺鶴風亂平沙樹

明滅洲景微隱見巖姿露

四句雨景

拘悶出門遊曠絕經目趣

消中日伏枕臥久塵及履豈無平肩輿莫辨望鄉路兵戈浩未息蛇虺反相顧悠悠邊塞破鬱鬱流年度針灸阻朋曹糠粃對童孺一命須屈色新知漸成故窮荒益自卑飄

泊欲誰訴。疋羸愁。應接俄頃。恐違迂。以上感懷浮俗何萬端。幽

人有高步。二句結上起下龐公竟獨往。尚子終罕遇。宿留洞庭秋。

天寒。瀟湘素杖策。可入舟。送此齒髮暮。四句出峽

山間之雨滑不作泥。江上之雲薄則成霧。雲散而雨晴。飛於半嶺者有鶴。雨止而風生亂於平沙者有樹。此時洲景猶微。半明半滅。巖姿已露。若隱若見。因而出門有礙。野趣都疎。老病頻侵。屐塵徒滿。肩輿自在。望鄉茫然。而况兵革未銷。蛇虺載道。邊月屢破。作客依然。年歲如流。奮飛無日。非叔夜之絕交。苦綠二豎。類陳平之噎。乾慚向諸兒。一命之吏。欲擬折腰。流落之人。久無傾蓋。屈身彌甚。開口誰憐。自顧疋羸。應酬已倦。况於色笑。頃刻恐違。蓋由浮俗紛紜。為態不一。豈知幽人遠舉。原有高踪。如龐公如尚子。少待洞庭秋深。瀟湘風發。便當杖策入舟。送此暮齒。安能鬱鬱。久居此也。○等待為宿留。

秋清

高秋蘇肺氣。白髮自能梳。藥餌憎加減。門庭闕掃除。杖藜

還客拜。愛竹遣兒書。六句都寫秋清病起十月江平穩。輕舟進所如。

二句預期出峽肺病得秋氣而平。白髮稀疏。不須櫛。亦自能理矣。於時藥餌堪憎。病後猶煩。加減門庭。諸闕病起。可以掃除。未幾客至。還客拜。無杖藜之禮。病餘故遣兒。以書十月。瞿唐冬竹。則必題詩。病餘不能自作。故遣兒。以書十月。瞿唐冬水。漸淺。正當灑瀨。石出。峽水如象之時。夫如馬莫下。如象莫上。出峽下也。此時輕舟順流。聽其所如哉。○後公寄弟觀詩云。禹鑿寒江正穩流。正合十月江平穩。輕舟進所如意。

瞿唐兩崖。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點瞿唐兩崖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

根。猿獲鬚鬚古。蛟龍窟宅尊。四句言其壯羲和冬馭近。愁畏日

車翻二句托感

瞿唐為三峽門自昔相傳惟此兩崖中貫一江最為壯觀此其門也其高入天猶然石色其深穿水疑為雲根惟入天故深攫之憑高處者髯鬚俱古惟穿水故蛟龍之阻深居者窟宅以尊雙崖壯此門如是不獨入天穿水而且礙日今者秋駕辭冬馭近冬日短弱恐到此雙崖日車不免於翻也亦奈之何○由入天穿水說到翻日時元載魚朝恩用事專權太陽翻覆之象愁畏日車翻語意有謂

日下四山陰山庭嵐氣侵候牛羊歸險徑鳥雀聚深枝時

正枕當星劍收書動玉琴事半扉開燭影欲掩見清

硃景物所見時因眼劍光獨明收書而動玉琴因眼琴響忽觸眼則燭將燃之際半扉尚開既燃之后半扉欲掩因掩扉覺燭光所及適照清硃清硃不日聞日見暝時所急者見耳

雲龍以瞿唐會江依白帝深二句出雲之地終年常起峽每夜必通

林二句行雲之時收穫辭霜渚分明在夕岑高齋非一處秀氣豁

煩襟四句承上

雲之為物從龍而起依山川而出天地之至奇也亦惟瞿唐龍會白帝江深故雲之生也無時不然不見瞿唐峽日終年常起白帝林間每夜必通終年起至收穫之候霜渚暫辭每夜通故分明之景夕岑猶戀不獨瞿唐白帝就我高齋亦非一處每披秀氣可豁煩襟雲不在我襟袖即○收穫辭霜渚功成身退之象分明在夕岑年高德邵之象

晨雨

小雨晨光內

一句題面

初來葉上聞霧交纔灑地風折旋隨雲

暫起柴荆色輕霑鳥獸羣

以上寫晨雨之景

麝香山一半亭午未

全分

結將亭午挽晨雨

小雨在晨光內當其初來聞葉上耳未見其形先聞其聲是為晨雨其聲初傳但於葉上是晨雨之小者惟其小故借霧而後灑地因風而便隨雲此時晨光內柴荆之色暫起不獨葉上聞鳥獸之羣亦霑夔有麝香山遙望山色但得一半直至亭午尚未全分蓋小雨迷濛難辨也

天池

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纔通百頃青雲杪層波白石中

四句言池

在山鬱紆騰秀氣蕭瑟浸寒空直對巫山峽兼疑夏禹功

魚龍開闢有菱茨古今同

以上寫池

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風欲問支機石如臨獻寶宮

六句切天

池

九秋驚雁序萬里狎漁翁更是無人處誅茅任薄躬

夔有天池宜有天馬渥洼之異乃殊不然其嵐壁上惟鳥纔通耳池在山巔故百頃凌雲層波漾石其為雲秀氣干霄其為水寒光見底夫惟巫峽曾經開鑿想此池亦係禹功與魚龍出沒開闢已然菱茨滋生古今不異謂之天池者蓋以此池時奔雷奔雷黑時浴日浴日紅時而雨為神女雨時而風為楚王風夫雷雨風日皆天上物今奔於池浴於池飄零於池斷續於池不謂之天池而何且織女支機之石河伯獻寶之宮皆非人間物色一為天池所有則愈見其為天池顧此天池九秋之餘雁序驚起萬里之外漁翁可狎所驚者雁序所狎者漁翁是無人處也誅茅而居一任我躬何不可哉

卽事

天畔羣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一雙白魚不受釣三

寸黃甘猶自青四句卽事之景多病馬卿無日起窮途阮籍幾時

醒未聞細柳散金甲腸斷秦川流濁涇四句卽事之感

天畔羣山山本不孤只一草亭亭何孤也似此孤亭庶免為風雨漂搖乃風雨冥冥若偏為孤亭而作勢處此風雨江中白魚應受釣矣乃一雙白魚不屑受釣魚也遭風雨而不貪餌如此處此風雨亭前黃甘應損青矣乃三寸黃甘猶然自青甘也遭風雨而不改節如此况多病馬卿何日能起窮途阮籍幾時得醒多病窮途之故都因身遠秦川耳秦川未得歸者只因細柳甲兵未散耳然則與天畔孤亭終始故鄉茫茫終不得歸與

獨坐二首

竟日雨冥冥雙崖洗更青水花寒更落山鳥暮過庭四句獨坐

暖老須燕玉充飢憶楚萍胡笳樓上發哀怨不堪聽四句獨坐

感懷

我獨坐對雨只有雙崖經雨彌青耳若水花則因寒落岸山鳥則向暮過庭皆有不堪於雨者况人而堪此飢寒哉暖老無具計惟燕玉夫暖老必須燕玉老終無時暖也充飢無物計惟楚萍夫充飢至憶楚萍飢終何日充耶况世亂未平笳聲頻奏獨坐聽之難為情矣○燕玉舊引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以燕玉為婦人卽禮記七十非人不煖意白樂天詩云君是孤眠七十人莫道非人身不煖又反言之也輟耕錄載四明黃玠贈趙碧瀾妾詩有少陵尚愛燕玉煖句則燕玉指婦人無疑但予又考唐寧王有煖玉鞍又有煖玉杯玉自有煖者何不可以煖老燕玉或煖玉出燕未可知

白狗斜臨北黃牛更在東峽雲常照夜江日會兼風四句峽雨

曬藥安垂老應門試小童亦知行不逮苦恨耳多聾四句獨坐

事情

雙崖者白狗峽黃牛峽一臨北一在東雲能致雨峽雲
照夜夜雨可知風能散雲江日兼風雨晴可知於焉
藥夫此煖老充飢之物既不可得庶幾曬藥以安老人
於焉客至夫我有柴門雖設恒關應門何為者聊試小
童耳至若德不加修年日逾邁亦知所欲行者百無一
逮豈是安心獨坐時無奈耳已先龔不能有為因此苦
恨而獨坐云爾

雨四首

微雨不滑道斷雲疎復行

雨雲對起

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

二句承斷雲

秋日新霑影寒江舊落聲

二句承微雨

柴扉臨野碓半

濕搗香杭

二句單結雨意

雨微雲斷其景何如但見雲奔之處紫崖都黑雲去之
邊白鳥暫明或奔紫崖之處或去白鳥之邊所謂斷雲
也秋之景忽似新霑偶然而影若圓雨而洗寒江之
聲依然舊落習熟江聲不因雨而添故為微雨當此秋
飢香杭濕搗雨困人哉

江雨舊無時天晴忽散絲暮秋霑物冷今日過雲遲

四句雨

上馬回休出看鷗坐不辭高軒當灑灑潤色靜書帷

四句雨時

景情

江雨不常陰晴難必其舊無時者已然之雨當暮秋而
霑物冷其忽散絲者將來之雨於今日而過雲遲晴雨
無常如此此時欲出上馬還休此時既回看鷗且坐高
軒無事潤色悠然灑灑雖喧書帷自靜豈非行路難不
如杜門逸與

物色歲將晚天隅人未歸

二句總

朔風鳴淅淅寒雨下霏霏

二句承物色歲將晚

多病久加飯衰容新授衣時危覺凋喪故舊短

書稀

四句承天
隅人未歸

眼前物色歲將晏矣天隅羈客何日歸與而况朔風浙
浙時來入耳寒雨霏霏輟復侵人歲真晚矣此時天隅
之人安得飽飯只因多病久加耳此時天隅之人安得
暖衣只因衰容新授耳艱難如此亟望故舊其如時危
凋喪短書亦絕何

楚雨石苔滋京華消息遲

承短書來

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飢

神女花鈿落鮫人織杼悲

四句都寫苦雨

繁憂不自整終日灑如

絲

總結四首

雨潤石苔行踪都斷猶望京華消息耳短書稀則消息
遲矣彼青兕耐寒者當此山寒不免於叫白鷗忍飢者
到此江晚亦覺其飢不獨青兕叫神女本行雨者久雨
花鈿亦落不獨白鷗飢鮫人本喜雨者久雨織杼亦悲
我能免飢寒之感哉憂緒多端不能復理雨絲終灑亦
奈之何○首章曰半濕搗香航秋飢可想次章曰暮秋

四章曰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飢無非飢寒之感

返照

返照開巫峽寒空半有無

以下都寫此句

已低魚復浦不盡白鹽

孤荻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牛羊識童僕向夕應傳呼

日之夕矣巫峽已暗忽得返照峽景復開所見羣動淒
清寒矣萬象搖落空矣寒空中其為物色半有半無耳
魚復浦在下返照與之俱低魚復半無也白鹽山最高
返照與之不盡白鹽半有也荻岸非秋水返照所映荻
岸與秋水一色荻岸在有無間也松門非畫圖返照所
及松門與畫圖無異松門在有無間也牛羊本識童僕
至返照將斂牛羊所應但聽傳呼此時牛羊童僕皆在
有無間寒空半有無如此

向夕

畝畝孤城外江村亂水中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鶴下

雲汀近雞樓草屋同六句向夕景物琴書散明燭長夜始堪終二句

向夕之事

田距孤城村圍亂水景已短矣日薄西山而短更催風已高矣聲在樹間而高尤易於時雲汀近水有鶴翩然草屋荒墟羣雞亂入旅人何事惟有散琴書於明燭下不然如此長夜何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此題春秋紀時體公雨詩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夕

為客何時了喚至悲秋向夕終點九月三十日瘴餘夔子國霜薄

楚王宮草敵虛嵐翠花禁冷藥紅四句氣年年小搖落不

與故園同挽首句結

作客至大曆二年何時可了乃四時之序成功者退秋至九月三十日則已向夕終矣無奈瘴猶未去因此地是夔子國霜猶未濃因此地是楚王宮所以秋為搖落之辰而草還翠花猶紅搖落為小也雖然與其見草翠花紅於異地不如見草黃花落於故園今既不然為客真何時了耶

十月一日

有瘴非全歇為冬亦不難二句十月十一日夜郎溪日暖白帝峽風

寒二句正見為冬不難蒸裹如千室蔗糖幸一梓茲辰南國重舊俗

自相歡四句寫夔俗

南方十月瘴未全歇雖名為冬不甚苦寒旅人無衣處此亦無難事瘴還所以夜郎溪日至冬猶暖冬已為所以白帝峽風此日微寒若論天時旅人何妨久處人情則有不然者十月一日夔為佳節其俗以蒸裹蔗糖爭相餽遺蓋比戶皆然千室如一室也以滿器為重一物必一梓也二物雖薄南人為重亦各相往來各自娛樂耳旅人何與哉○公在夔於立春則思青絲細菜於寒食則思印山松栢於九日則思樊川菊花於冬日則

思銅駝金谷茲於十月一日則有蒸
裹焦糖之感旅客窮愁千載在目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

二句異俗

舊識難為態新知已暗疎

二句斯人

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

二句遣悶

夔接烏蠻夜郎牂牁六詔信為異俗俗異人情亦異有
難與並居者有蠻神夔人奉為烏鬼養烏鬼已可怪家
家養則以怪為常尤可怪也有黃魚夔人日夜所需者
食黃魚無可怪頓頓食則雖常亦異故可怪也至於斯
人其在舊識為態無常其在新知外貌徒厚難並居如
此然治生之道耕鑿為常自守之道不關渠而已得俗
雖異我自不異斯人難吾自不難遣悶如
此○吁可畏乎其怪人也出靈光殿賦

西歷青羗坂南留白帝城

公自注頃歲自秦涉隴從同於谷縣出遊蜀留滯於巫山也

竟侵客恨拒枚作人情

二句類之異

瓦卜傳神語畚田費火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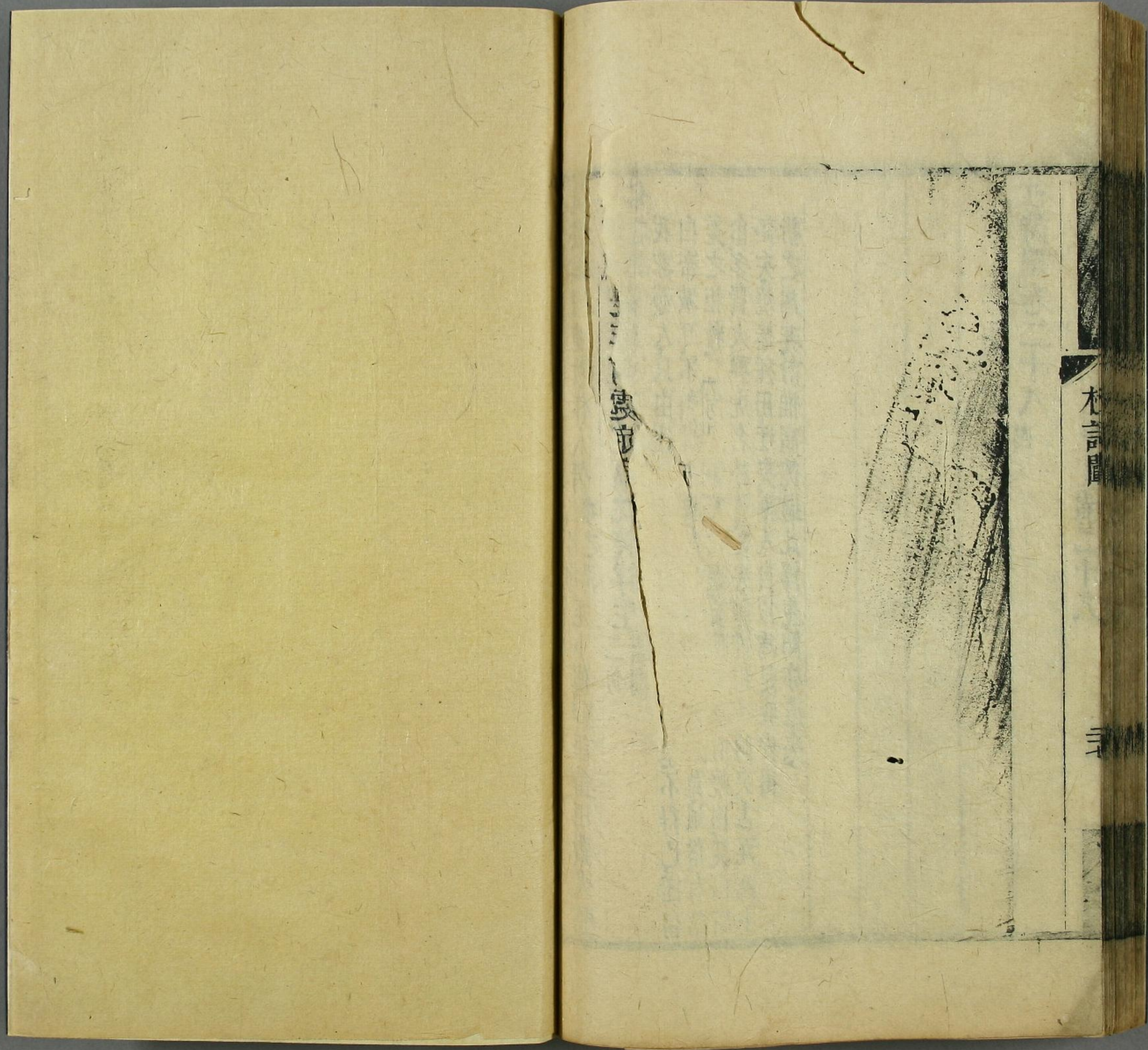
俗之異 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

二句遣悶

我非夔人只由往日自秦涉隴歷坂而來不得已遂留
白帝城耳不料此方異甚物類謂虎為於菟風俗有招
菟之拒枚且尚鬼將瓦代龜妄傳神語且燒田焚山斫
畚多費火聲虎名於菟妄矣饋惟拒枚陋矣占瓦為卜
誕矣燒榛種田迂矣斯人自以為是我安得
指之為非計惟高枕過此浮生悶亦遣矣

杜詩闡卷二十八

終



卷中

卷中

三

